

世界兒童文學選集

第一種

王爾德童話

英國 Wilde 著

穆木天譯

中華民國十一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十日四版
(實售大洋二角五分)
(外埠寄費二分半)

世界

兒童

文學

選集

(種 一 第)

※ 話童德爾王 ※

不 許 翻 印

編輯者
創造社

選譯者
穆木天

發行者
趙南公

總發行所
泰東圖書局

上海四馬路
南京花牌樓
分局開設
特約代售處 重慶唯一書局

王爾德童話小說序

這幾篇是從王而德童話集中選記的。

王而德的童話，係由兩回出版的：第一回是一八八一出版的，題名曰「柘榴之家」(House of Pomegranates)計四篇，曰「少年王」，曰「王女的生日」，曰「星孩兒」，曰「魚夫及其魂」；第二回是一八八八出版的，題名曰「幸福王子及其他的故事」(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Stories)計五篇，曰「幸福王子」，曰「鶯兒與玫瑰」，曰「利己的巨人」，曰「忠實的朋友」，曰「馳名的起花」，所謂王而德童話集者，係二冊合本的題名。

王而德的童話，與安得生(Hans Anderson) 葛立木弟兄(Brothers Grimm)等的童話比起來，算不得童話，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童話吧；所以願讀者不要以此誤會童話的意義。

王爾德童話自然是一種童話體的小說；然我更願說者拿他作為散文詩去鑑賞。

「童話」二字，係 Fairy Tales 之譯語；按 Fairy Tales 本應譯作「仙話」——我記得中國有這個名字，什麼講仙話——只以知識階級的慣用關係，仍譯作童話了。

三，八，十八，於日本，京都，神木岡。穆木天

漁夫與他的魂

每天晚上，青年魚夫上海上去，投網在水裏。

風從陸上刮來的時候，他得不着什麼，或者最好僅僅得一點兒，因為那是個暴烈的生了黑翅膀的風，暴浪起來去迎合他。但是風向岸上刮去的時候，魚從海裏出來，游到他的網眼裏，他把他們拿到市上，把他們賣了。

每天晚上他都上海上去，有一晚網是非常的沉重，他是幾幾乎拉不進船裏。他笑了，對自己說道：『我一定得着游游泳泳的所有的魚啦，或者捉住讓人驚異的什麼蠢怪物啦，或者是大女王所要的那什麼可怕的东西啦。』說着用起全身的力量拉起了粗繩子，以至如藍法瑯綫繞着青銅瓶子似的，長的青筋起在他肘上。他拉起了細繩子，平平的軟木圈兒一點一點的近攏來，到末尾網出在水面上。

可是究竟裏頭沒有魚，也沒有什麼怪物，沒有什麼可怕的东西，但僅僅一個小人魚臥着酣睡。

她的頭髮如像一張濕的金羊皮，一根一根的散髮絲兒如像玻璃杯上的細金線，她的

肉體如像白象牙，她的尾把是銀的真珠的，銀的真珠的是她的尾把，綠海草在尾之周圍環繞着；耳朵如像海貝殼一樣，嘴唇好似海中的珊瑚。冷浪打在胸上，鹽在她的眉上發光。

她既是這樣的美，所以青年魚夫看見她的時候非常驚訝，他伸出他的手把網拉近來，瞰在船邊把牠捉在肘裏。當他觸着她的時候，她像驚起了的海鷗叫了一聲就醒了，用她那紫水晶的眼睛戰兢兢的瞅着他，掙掙執執的想要跑。但他緊緊的捉着他，不讓她跑去。

當他覺得沒路可以從他手裏逃走，她便哭起來，說道：『你把我放了罷，因為我是海王唯一的女兒，我父親年邁了，是孤獨的。』

但青年魚夫答道：『我不讓你走，除非你給我個許可，無論什麼時候我一招呼你，你總得來給我唱歌，因為魚喜歡聽人魚的歌，那我的船就會滿啦。』

人魚叫道：『若我許可你這個，你真放我走麼？』

青年魚夫答道：『我真放你走。』

所以她給了他所要的許可，用人魚的誓法宣了誓。他就從她身上鬆開手，她就沒到水

裏，戰兢兢的非常害怕。

每天晚上青年魚夫上海上去，招呼人魚，她從水裏出來給他唱歌。海豚轉圈圈的圍繞着她游泳，野鷗在她頭上作漩的飛舞。

她唱着一首不思議的歌。因為她唱着人魚兒驅着他的畜羣移居，背着小犢在肩膀上；唱着崔藤 (Triton) 長着綠色長鬚子，有毛的胸脯兒，國王路過時，吹着旋螺；唱着全琥珀的王宮，以純潔的綠王爲瓦，以明亮的真珠鋪地；唱着海裏的花園，掛金銀絲的珊瑚大扇終日擺來擺去，魚兒如銀鳥似的來來往往的泳着，秋牡丹爬在岩石上，石竹兒長在蜿蜒的沙地裏。她唱着從北海來的大鯨魚，尖冰琉璃掛在鰓上；唱着唱奇歌的西林 (senens) 商人用蠟杜着耳朵，怕聽見了跳在水裏去淹死；唱着沉落的高桅帆船，受凍的水手們爬在船索上，鱒魚游來從開着的窗戶中出入；唱着大旅行家小茗荷兒，緊附在船底上周游世界，唱着住在崖邊的烏賊，伸着長的黑手，只要願意隨時能把昏夜弄來。她唱着鸚鵡螺，坐在自己的蛋白石船裏，掛着銀帆；唱着幸福的人魚男，彈着堅琴，迷着大可拉金怪 (Kraken) 去睡；

唱着小孩們捉着滑滑的海豬，笑嬉嬉的騎在他們身上；唱着人魚女臥在白沫裏，向水手們伸着手腕；唱着灣灣牙的海獅子，浮鬣的海馬。

當她唱歌的時候，所有的鮪魚全從深處出來聽她。青年魚夫在他們周圍下了網，把他們捉住，有的他用等入捉他們。當他船兒裝得滿滿的時候，人魚就對着他微笑着，沉到海里去。

可是她總不接近他，讓他捉住。他時常招呼她，請求她，但她是不應的；當他想捉着她的時候，她就如海鷗潛水似的泅到水裏，那天他就不能再見她了。她的歌聲一天一天的越法愛聽。她的歌是太好聽了，所以他忘了他的網和他的技藝，不管了他的職業。紅鮮鮮的鱗，凸楞楞的金眼。鮪魚在傍邊淺灘上過着。但他是不管的。他的魚叉攔在傍邊不用，他的編柳籃子空着，張着嘴，瞪着眼，呆呆的坐在小船中靜聽，直到海霧爬起來繞着他，徘徊的月兒把他的黃腿染成銀白。

「晚上他招呼她，說道，『小人魚，小人魚，我愛你。把我作你的新郎罷，因為我愛你。』」

「是人魚搖搖她的頭兒。她答道，『你有人的靈魂。只要你把你的魂靈送走了，我就要愛你。』」

青年魚夫對自己說，『我的魂有什麼用處呢？我也不再不見他。我也摩不着他。我也不認識他。我一定得把他送走，那許多的快活就要是我的啦。』一聲快叫他唇間迸出，在彩船里跳起來，向人魚伸着手。他喊道，『我要把我的魂送走，你要作我的新娘，我要作你的新郎，我們要同住在那海底下，你所唱給我聽的可以使我看見，你所願意的我都作，我們的生命總要不得分離的。』

小人魚快活的笑了，隨就把臉藏在手裏。

青年魚夫喊道，『但是我怎能把我魂送走呢？請告訴我該怎樣辦，是呀！我就怎樣辦。』人魚說，『哎呀！我不知道啊，人魚是沒有魂的。』說着親切切的瞅着他。她就沉到海裏去了。

次早的一早兒，太陽還沒昇出山還沒一手多高，青年魚夫走到牧師家里，叫了三回門。弟子從小門往外瞅，當他看了是誰，他就拉開了門栓，向他說：『進來。』

青年魚夫走進來，跪在地板上的芳香燈心草上，向說着聖經的牧師喊着說：『父，我與人魚有了戀愛啦，我的魂擋着我不讓我遂願。請告訴我怎麼纔能把我的靈魂送走，實在我用不着他。我的魂對於我究竟有什麼價值呢？我看不見他。我摩不着他。我也不認識他。』

牧師拍拍肚子，答道：『啊啦，啊啦，你瘋啦，不然你吃了毒藥啦，靈魂是人最寶貴的一部分，是上帝給我們的，我們得寶貴貴貴的去用他。沒有比人的靈魂還寶貴的。地上的東西沒有能跟他作比的。那值得世界上所有的黃金，比國王的紅玉還寶貴。所以人我的兒啊，再不要想這個啦，因為這是罪惡，不得赦免的。至於人魚們，他們是無法可渡的，跟人魚們交際的人們也是無法可渡的啦。他們好比不分善惡的野獸，主不是為他們死的。』

青年魚夫聽見了牧師的苦話，眼中滿了眼淚，站起來對他說：『父，牧神住在林中是快活的，石頭上坐着人魚男彈着他們的紅金豎琴。讓我像他們一樣，我請求你，因為他們的生

活像花的生活，至於我的魂啊，對於我有什麼益處，假若他在我同我愛人之中作梗？

牧師蹙眉喊道，『肉體的愛是惡的，異教思想惡之又惡徘徊在世界之中上帝都難受。林中的牧神是可咀咒的，海中的歌者是可咀咒的！晚上的時候我聽過他們，他們想從我的祈禱裏引誘我。他們敲這窗戶笑。他們把他們鳩毒的歡樂悄悄的說到我耳朵裏。他們用種種誘惑來引誘我，我所禱的時候，他們向我伸嘴。他們是無法可渡的，我告訴你，他們是無法可渡的。對於他們沒有天堂地獄，他們不讚美上帝的名。』

青年魚夫號道，『父，你所說的事情你不曉得。有一天在我的網裏我捉住一個海王的女兒。她比晨星還美，比月亮還白。為她的肉體我要給掉我的靈魂，為她的愛我要犧牲了天國。請把我所求你的告訴給我罷，讓我平平安安的去。』

牧師喊着說，『滾滾！你的情婦是無法可渡的，你要和她一樣不得超昇。』他沒有給他祝福，就把他趕起走了。

青年魚夫走下市上來，他慢慢的走，低着頭，像傷心人似的。

商人看見他來了，互相耳語。一個走上前問他，招呼他的名字，跟他說，『你要賣什麼？』他答道，『我要賣我的魂，請你買去罷，因為我是討厭他的。對於我我的魂有什麼用處呢？我不見他。我摩不着他。我也不認識他。』

但是商人嘲笑他，說道，『對於我們人的魂又有什麼用處麼？那也不值一個薄銀片。把你肉體賣給我們作奴隸罷，我們把海紫色的衣裳給你穿，把個指環兒給你帶在指上，讓你作大女王的嬖臣。但不要說你的魂，因為那什麼也不值，對於我們沒有什麼用處的。』

青年魚夫自言自語說：

『什麼怪事啊！牧師告訴我魂是值得世界上所有的黃金，商人說他不值一個薄銀片。』他就走出市場，到得海岸上，思攷起怎樣去辦。

正午的時候，他想起了他一個同伴，一個採香菲草(Samphire)的，曾告訴他在灣頭的洞穴的住着青年女巫，很精於巫術。他就望那里跑去，急急的想丟掉他的靈魂，當他在海

岸沙地上疾走着，塵埃在他的後邊湧起，覺着手掌在癢，巫女就知道他之走，她笑了，把紅髮拉下，披散着頭髮，她站在洞口兒上，在手裏拿着一枝開花的野毒人參。

當他氣喘喘的跑上崖來，跪在她面前的時候，她喊着說，『你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風暴的時候，你要網裏有魚麼？我有個小蘆葦管，當我吹着的時候，鱷魚就泳到灣裏。但是這個有個代價，好孩子，這個有個代價。你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你要暴風打翻船，把寶貝箱子冲到岸上來麼？我所有的暴風比風所有的還多，因為我仕奉的神比風還有力，用一個羅篩和一個水桶，我就能把大船送到海底去。但我要個代價，好孩子，我要個代價。你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我知道長在谷中的一朶花，除了我沒人知道。他有紫色的花瓣，心裏有個星星，他的汁如牛奶一樣的白。若你把這花沾在女王的硬嘴上，她就要跟你走遍世界。從王的寢台上逃出，跟你走遍世界。但是這有個代價，好孩子，這有個代價，你要什麼？你要什麼？我能在乳鉢裏搗個蟾蜍，拿來作湯，用死人的手攪着。你仇敵睡覺的時候，洒在他身裏，他就要變成個黑蛇，他自己的母親就要殺他。用一個輪兒我就能從天上拉下月，在水晶裏我能讓你看見「死」，你要什麼？你要

什麼告訴我你所要的，我好給你，可你得給我代價，好孩子，你得給我代價。」

青年魚夫答道：『我要的僅僅是件小事，而牧師向我生了氣，把我趕出來，那僅僅是件小事，而商人嘲弄我，拒絕我，所以我來到你這裏，雖然人都說你是惡人，無論你的代價是什麼，我要給你。』

女巫走到他的跟前，說道：『你要什麼？』

青年魚夫答道：『我要送掉我的靈魂。』

女巫的顏色變青了，渾身突突的亂戰，把自己的臉埋在青斗蓬裏，她嘮叨叨的說：『好孩子，好孩子，那是可怕的勾當啊。』

他搖了搖他棕色的頭髮，笑了。他答道：『我的魂對於我是無用的，我看見他，我摩不着他，我也不認識他。』

巫女用她好看的眼瞅着他，說道：『若是我告訴你，你給我什麼？』

他說：『五塊金子，我的網，我住的小樹條房子，我撐着那個花花船，只要你告訴我怎樣

去掉我的魂，我所有的都給你。』

她帶着嘲弄的樣子對着他笑，用毒人參的小枝子打他。她答道：『我能把秋葉變成黃金，我能把蒼白的月光織成銀子，若是我願意。我所仕奉的，比世界上一切的國王還要富有，有他們各人的領土。』

他喊着說：『若你的代價也不是金子，也不是銀子，我得給你什麼呢？』

巫女用她的纖纖的白手撫着頭。她默默的說：『你一定得跟我跳舞，好孩子。』說着默默着他微笑。

年青的漁夫驚了，立起來叫道：『就只有那樣麼？』

她答道：『就只有那樣？』又向着他微笑。

他說：『日落的時候，在秘密的地方，我們要跳舞，可是我們跳完了舞，你得告訴我我所要知道的東西。』

她搖搖頭。她嘖嘖的說：『月圓的時候，月圓的時候。』他隨就向四下偷看着，聽着，一

個青鳥唧唧的從巢出來，在沙丘上旋轉着飛，三匹斑鳥兒在粗的灰色的草裏喳喳的跳着，互相呼叫。除了洗在下邊滑石頭上的水聲，沒有別的聲音。所以她伸出她的手，把他拉得近的，把她的乾辰緊緊的放在他的耳上。

她悄悄的說，「今天晚上，你須得上山頂來。今天是安息日，「他」要在那裏呢。」

青年魚夫吃了一驚，看着她，她露出她的白牙笑着。他問道，「你說的「他」是誰啊？」

她答道，「不要管。今晚去站在白木樹的枝下，等着我來。若有黑狗向你跑來，你用柳條打他，他就要走開的。若是貓頭鷹向你說話，你不要理他。月圓的時候，我就要同你一塊兒，我們就要在草地上一同跳舞。」

他問道，「但是你可願意對我盟誓，說你一定要告訴我怎麼丟掉我的魂麼？」

她走到太陽光裏，風穿着她的紅髮，颯颯的吹。她答道，「我用山羊蹄子爲誓。」

青年漁夫喊着說，「你是最好的女巫啊，今晚我一定要跟你在山上跳舞。我想你向我要金子要銀子呢。但你的代價原來如此，你可以得着的，因爲這是一件小事。」說着他向她

脫了帽，點了頭，跑回鎮裏，心中非常的快活。

巫女看着他走，當他看不見的時候，她回進洞里，從一個有雕刻的杉木箱子裏取出一面鏡子來，放在架上，在炭火上把櫻木點燃，立在鏡前，從個環中望鏡裏看着。過了一個時候，她怒氣氣的扼着腕，嘖嘖叨叨的說：『他應當是我的，我同她一樣好看。』

那天晚上，月出的時候，青年魚夫得上山頂來，站在白木樹的枝底，金屬亮楯似的圓海橫在足下，漁舟的影子在小灣裏動着。一個大貓頭鷹，長着黃硫黃似的眼睛，招呼他的名字，可是他睜他。一匹黑犬向他跑來，衝着他哀哀的咬。他用柳樹棒子打他，他就悲哀地叫着走去了。

半夜的時候，女巫們像燕蝙蝠似的從空中飛來。當她們落在地上的時候，她們喊道：『吓有生人氣！』她們就望四下嗅着，互相的叫着作了個信號。最後來了青年女，巫紅髮在風中飄搖着，穿着金黃緞子的衣裳，刺繡着孔雀的眼睛。綠色天鵝絨的小帽兒戴在她的頭上。

巫女們看見她的時候，尖聲的叫着說，「他在那裏，他在那裏？」但她僅僅的笑了，跑到白木樹那裏，拉着魚夫的手，把他帶到月光裏來，起首跳舞，

他們轉個圈兒又轉個圈兒，青年女巫跳得很高，他可以看見她的紅鞋底。隨着正冲着跳舞的人們來了跑馬聲音，可是看不見馬，他覺得害怕。

女巫喊道：「快點，」她就把手抱在他頸子上，她的呼吸在他臉上熱騰騰的。她喊着說，「快點，快點！」地在他的足下好像轉了起來，他的頭覺得昏暈，一種大的害怕落在他身上，好像什麼惡東西守着他似的，到了末尾，他覺出在石影子底下有個人，是先前所沒有的。

那是一個穿着西班牙式黑天鵝絨衣裳的人。他的臉怪異的發白，他的脣如高傲的紅花。他好像疲倦，向後靠着沒精打彩的玩弄着刀柄。在他旁邊的草上放着一頂羽帽，一付騎馬的手套繡着金線，用奇妙的意巧鑲着真珠。黑貉的短上衣掛在他肩上，他的纖細的白手上戴着指環。重重的眼皮垂在他眼上。

青年魚夫直直的瞅着他，如同中了魔法似的。最後他們的眼睛對上了，無論他跳舞到

什麼地方，他覺得那人的眼睛都對在他的身上。他聽見女巫笑，捉住她的腰，帶着她狂轉。

忽然間一個犬在樹林裏咬，跳舞的人們止住了，一對一對的走去，跪着親那人的手。她們那樣的做了，小小的微笑現在他驕唇上，就如同鳥翼打水使水發笑似的。但是有輕蔑的意思在那微笑裏。他不往地瞅着青年魚夫。

巫女悄悄的說，『來讓！我們祈禱，』她就拉起了他，她求他去做的一種大慾望就捉住了他，他就跟了她去。但他走近的時候，他不知道怎作的好，他在胸上作了個十字架，呼了神聖的名。

他纔這樣做了，巫女們立刻如鷹似的叫着飛去，看守着他的蒼白的臉也癱攣着呈苦痛的樣子。那個人走到小林子裏，吹起口笛。戴着銀飾的小馬跑來會他。當他跳上了鞍子，他轉回頭來，憂慘慘的瞅着青年魚夫。

紅髮的女巫也要飛去，但魚夫握着她的手腕，緊緊的捉着。

她喊着說，『鬆手呀，讓我走罷。因爲你說了不應說的名，表示出不中看的記號。』

他答道，『不。可是我不放你走，除非你告訴我那個秘密。』

女巫如野貓似地掙執着，咬着冒泡的嘴唇，說道，『什麼秘密。』

他回答道，『你知道。』

她的草綠的眼睛讓淚弄暗了，她對魚夫說，『問別的，別問那個！』

他笑了，越法緊緊的捉着她。

當她看出跑不掉的時候，她悄悄的對他說，『實在我同海姑娘一樣好看，如綠海裏所住的一樣優美，』說着她向他呈殞，把她的臉緊放在他的上邊。

但他蹙着眉推開她，向她說，『若是你不守你給我的約，我就要當着一個壞女巫把你殺了。』

她的顏色變作灰色，如猶太樹的花似的，渾身發戰。她嘮叨叨的說，『就那樣罷。那是你的靈魂，不是我的。照着你要去辦罷。』她就從帶裏拿出一把綠蛇皮把的小刀來給了他。他怪着向她說，『給我這個幹什麼？』

她肅靜了一會兒，臉上現出恐怖的樣子。她就從額上把頭髮捲起來，奇異的笑着向他說：「人們所說的身體的影子，不是身體的影子，却是靈魂的身體。你背着月光站在海岸上，在你腳的周圍切下你的影子，你靈魂的身體，叫你的魂離開你，那他就會離開了。」

青年魚夫發戰。他默默的說：「果真麼？」

她喊道：「真啊，我該不告訴你啦。」她就抱着他的兩膝哭着。

他把她推開。拋她在繁茂的草地上，把刀攔在帶子裏，走到山端，起首下去。

他的魂在他身中招呼他說：「看啊！我與你同住多年啦，作了你的僕人。別從你身上把我送走了，我給你作了什麼壞事啦？」

青年魚夫笑了。他答道：「你沒給我作壞事，可是我用不着你。世界是廣大的，有天堂也有地獄，也有介在中間的暗淡淡的人家。隨你便向什麼地方，不要攬我，我的愛招呼我呢。」

他的魂哀苦苦的乞求他，但他是不管的，從一個岩跳往一個岩，如山羊似的快，最後他到了平地上，到了海的水平岸上。

青銅像的四肢，雄糾糾的，如希臘人的雕刻的雕，像他站在沙灘上背着月光，從海沫裏有白手伸出來招呼他，從浪裏有隱約的人影起來尊敬他。在他前橫着他的影子，那就是他的體，在他後邊蜂蜜色的空氣裏掛着月亮。

魂對他說，「你真要把我趕走啊，不給我個心兒別使我走。世界是殘虐的，把你的心給我陪伴罷。」

他搖搖頭微笑着。他喊着說，「若我把心給你。我拿什麼去愛我愛呢？」

魂說，「不但得慈悲些，把你的心給我，因為世界是殘虐的，我害怕。」

他答道，「我心是我的愛的，不要躊躇着，走你的罷。」

魂問道，「我不許愛麼？」

青夫魚夫喊着說，「走你的罷，因為我用不着你。」說着他拿起綠蛇皮把的小刀，從腳周的圍把影子切去，那就起來站在他的傍邊，瞅着他，同他一模一樣。

他退回來，把刀攔在帶裏，一種恐怖就襲中了他。他默默的說，「走你的罷，別讓我再見。」

你啦。』

魂說：『不，我們一定要再見。』他的聲音是低低的，如像琵琶，他的嘴說話的時候不大動。

青年魚夫說：『我們怎能再見呢？你跟我向海底下去麼？』

魂說：『每年我要來這裏招呼。你或者你能用着我。』

青年魚夫喊道：『我用你作什麼？隨你的便罷。』說着他鑽進水裏，崔藤們就吹起角笛兒，小人魚起來會他，把她的手抱在他的頸子上，親他的嘴。

魂寂寞的站在岸上，瞅看他們。他們沉進水裏去，他就哭涕涕的穿過沼地上走了。

※

※

※

過了一年，魂來到海岸上，招呼青年魚夫，他從海裏起走，說道：『你招呼我幹什麼？』

魂答道：『走近點來，我好跟你說話，因為我看見怪東西啦。』

所以他來得近近的，蹲在淺水裏頭，把頭托在手上，聽着。

魂對他說，『當我離開你，我轉過臉向東方走。從東方來的東西全是智慧。我走了六天，第七天的早晨，我到韃靼國裏的一個山下。我坐在檉柳樹蔭避着太陽。地是乾的，曬得滾熱。人們在平原上來來往往的走，如蠅子在滑銅盤子上爬着似的。』

『正午的時候，平地上起了紅沙塵的雲烟。韃靼人看見了，他們就張起花花弓，騎上小馬跑着趕上去。女人們叫着跑進大車裏，藏在毛簾子後邊。』

『黃昏的時候，韃靼人回來了，但他們中間的五個人失掉了，回來的愛傷的也不少。他們套上了車，急急的趕着走去。三個豺狼從洞里出了，在他們後邊瞅着。他們就用鼻子吹起了風，向反對的方向走去了。』

『月初的時候，我看見平原上的天幕點着火。就向那裏走去。一羣商人在氈子上圍圍圍坐着。他們的駱駝拴在他們的後邊。他們的僕人黑奴們在沙上支着熟皮帳幕，用棘藜木打起了高牆。』

『當我走近他們的時候，商人的頭子站起來拉起刀，問我是來幹什麼的。』

「我說我是我國的王子，我從韃靼人手裏逃出來，他們要拿我作奴隸。頭子笑了，指給我掛在高竹竿子上的五個頭首。

「他問我誰是上神的先知，我答他是摩罕默德。

「他聽見了假先知的名，他鞠了一躬，拉起我的手，讓我坐在他傍邊。一個黑奴拿給我一木盤母馬乳，一塊燒小羊肉。

「天亮了我們啟程了。我騎在一匹紅毛駱駝上，在頭子傍邊走，在我們前邊一個人擎着槍矛跑着。戰士在兩邊走，騾子在後邊馱着貨。商隊裏有四十個駱駝，騾子有兩個四十。

「我們從韃靼國走入呢月人國。我們看見鵝鷹 (Gryphon) 在白石岩上看守着黃金，帶鱗的龍住在洞裏。我們過山的時候，我們不敢喘氣，怕雪掉在我們身上，各人眼上都戴著紗籠。我們從谷中經過的時候，小人們從樹窟窿拿箭對着我們，晚上我們聽見野人打鼓。我們過猴塔的時候，我們在他們前邊擺上菓子，他們沒傷害我們。我們過蛇塔的時候，我們在銅碗裏給他們熱牛乳吃，他們就讓我們過去。旅行中我們到了歐格秀河 (Orus) 畔三

回。我們坐在拴着吹凸了的大布袋的木筏上渡過去。（譯者註：此處係指帆船。）河馬怒氣
氣的沖着我們，想要吃我們。駱駝見了他們突突的亂戰。

『各城的王長問我們要過路稅，可是不讓我們進城。他們從牆上投麵包給我們，蜂蜜
做的，和穀糖，棗餡的小點心。每百筐我們給他們一個琥珀球。

『鄉下人看見我們來的時候，他們把井裏下上毒藥，跑上山頂去。我們同馬格地人（
Magadae）打過仗，他們生下時是老人，一年一年的愈長愈年青，長到小孩的時候就死了；
同拉克土瓦人（Loktroi）打過仗，他們說他們是老虎的兒子，渾身畫得又紅又黑；同
郎地人（Aurantes）打過仗，他們在樹頂上埋死人，住在洞裏怕太陽，那是他們的神，可以
殺了他們的；同可立尼亞人（Krimnia）打過仗，他們崇拜鱈魚，把那東西的耳朵上戴上
綠琉璃，拿奶油同新鮮雞肉餵着；同亞格荳背人（Agazonbae）打過仗，他們長着狗臉；同
賽班人（Siban）打過仗，他們長着馬腿，比馬跑得還快。我們同伴三分之一戰死了，三分之
一餓死了。其餘的嘮叨叨的排斥我，說我給他們帶了壞運來。我從石頭底下拿起一條毒蛇

來讓他咬我。他們看見我沒病，就害怕起來了。

『第四個月裏我們，到易路來路（Hilal）城。我們到城外小林子里的時候是夜裏，空氣是非常的燥熱，因為月兒上天歇宮旅行去了。我們在樹上摘下了熟石榴，剖開喝他們的甜水。我們隨就臥在毛氈上等着天亮。

『天亮我們起來敲城門。那是用紅銅作的，刻着海蛟和飛龍。把門的從城牆上看下，問我們來作什麼的。商隊的通事說我們是從西利亞（Syrie）島帶貨物來的。他們要了作當的，告訴說正午給我們開城，教我們等到那時候。

『正午他們開開了城門，我們走進去的時候，人們一羣一羣的從屋裏出來看我們，一個叫街的在城中吹着海螺處處叫。我們站在市場里，黑奴們離開了花花布包子，開開了雕刻的楓木箱。他們完了的時候，商人擺出他們的奇貨，埃及的臘麻布，伊秀（Ethiops）國的提花麻布，提鹿（Tyre）的紫海綿，西當（Sidon）的藍幕，冷琥珀的杯子，玻璃的珍器，稀世的燒泥壺。從房頂上有一羣婦人看我們。一個戴着鍍金皮的覆面。

「在頭一天裏，僧侶們來同我們交易，第二天來了貴族們，第三天來了職工同奴隸。這是商人住在他們城裏的時候，他們對商人的規矩。」

「我們住了一個月，月缺的時候，我覺着不耐煩，在城中的街裏閒遊來，到供神的院裏。僧侶穿着黃衣，靜靜的在綠樹裏走，在黑大理石的地面上建着玫瑰花色的神龕。門是漆了的，上邊上有金光燦爛的牝牛和孔雀。房頂是海綠色的琉璃瓦，垂簷上彩掛着小鈴兒。白鶴飛過的時候，他們用翅膀打着鈴兒，打得他們叮叮噹噹的響。」

「廟前邊是一個花紋瑪瑙修的淨水池。我臥在那傍邊，用我蒼白的指來摩着寬大的樹葉。一個僧侶向我走來，站在我的后邊。他腳上穿着草鞋，一隻是軟蛇皮作的，一隻是鳥羽。他頭上戴頂黑氈僧帽，飾着些銀的新月。七仙蝴蝶繡在他的衣上，他的灣頭髮用錦粉抹着，」

「不多一會兒，他向我說話，問我要什麼。」

「我告訴他我要看神。」

「僧侶用他的小斜眼睛奇異的瞅着我，說，「神正在打獵呢。」」

「我答道，「告訴我在那座林子，我要同他駢馬。」

「他用長爪理着袍邊的流蘇，他對我說，「神正在睡覺呢。」

「我答道，「告訴在那座床上，我要看守着他。」

「他喊着說，「神正在飲宴呢。」

「酒若是甜的，我要跟他同盞，若是苦的，我也跟他同盞。」是我的回答。

「他低下頭驚怪着，拉起我的手，扶我起來，領我進廟裏。

「在頭一個屋子裏，我看見一個偶像，坐在用東方大明珠鑲邊的碧玉座上。那是黑檀雕刻的，大小有一人來高。前額上有一顆紅玉，濃油從頭上滴在大眼上。脚用新殺的小山羊血染紅，腰上圍着銅帶鑲着七個碧玉。

「我問僧侶說，「這就是神麼？」他回答我說，「這就是神。」

「我喊道，「把神指示給我，不然我要殺了你。」我就摩着他的手，他的手就枯了。

「僧侶哀求着我，說道，「請我的老爺治好他的僕人，我好把神給他看。」

「我就把氣吹在他手上，立刻就全愈了，他渾身發抖，把我領到第二個屋子裏，我看見一個偶像站在垂着綠玉的硬玉蓮臺上。那是用象牙作的，大小有兩人高。前額上有個橄欖石，胸上用沒藥肉桂塗着。一隻手裏拿着硬玉的灣笏，一隻手裏是圓圓的水晶。穿着黃銅的鞋子，粗頸子上套着透明石膏圈。」

「我向僧侶說，「這就是神麼？」他回答我說，「這就是神。」

「我喊道，「把神指示給我，不然我要殺了你。」我就摩着他的眼，他的眼就瞎了。」

「僧侶哀求着我，說道，「請我的老爺治好他的僕人，我好把神給他看。」

「我就把氣吹在他的眼上，他立刻就看見了，他又渾身發抖，把我領到第三個屋子裏，看啊！裏頭沒有偶像，也沒畫像，但僅僅一個圓銅鏡放在石頭的祭壇上。」

「我向僧侶說，「神在那裏？」

「他回答我說，「沒有神，就是你看的這鏡子，因為這是「智慧鏡，」他反映天上地下所有的東西，只有向裏面看的人的臉不反映。這個他不反映，所以向裏看着的人就要智慧。」

了。有許多別的鏡子，但都是「意見鏡」。僅僅這個是「智慧鏡」。有這個鏡子的人們什麼都知道，什麼都瞞不過他們。沒有這個鏡子的人們沒有知慧。所以這個就是神，我們崇拜他。「我望裏一看果然如他說給我的一樣。」

「我作了一件奇事啦，但我作的算不了什麼，因為在離這兒一天多路的谷裏，我藏起了「智慧鏡」。只請你再讓我進得你身裏去作你的僕人，你就要比智慧的人們還要智慧，「智慧」就要是你的啦。讓我進得你身裏去，那麼就沒有人會像你一樣智慧的了。」

但是青年魚夫笑了。他叫道：「愛比智慧好，因為小人魚愛我。」

魂說：「不，却没有比智慧更好的。」

青年魚夫說：「愛是更好的。」說着他沈入水中，魂就哭涕涕的穿過沼地走了。

過了第二年，魂來到海上招呼青年魚夫，他就從海裏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招呼我幹什麼？」魂答道：「走近點來，我好跟你說話，因為我看見了怪東西啦。」

所以他來得近近的，蹲在淺水裏，把頭托在手上，聽着。

魂對他說，「當我離開了你，我轉過臉向南方走。從南方來的東西都是寶貴的。我順着上阿西特 (Ashter) 的大道走了六天，我順着降香人們走的紅塵布滿的大道上走，第七天早晨我抬起眼睛，看啊城在我的腳下了，因為那是在谷裏，

「城有九道門，每道門的前邊都站每一匹青銅馬，畢多因人下山的時候，嘶嘶的叫着。牆用青銅包裹，牆上的望樓用真鍮蓋頂。每座樓裏都站着一位射手拿着弓。日出他用箭打鼓，日沒他吹着角笛兒。

「我要進去的時候，把門的擋住我，問我是誰。我說我是個回回教的托鉢僧。上米加城 (Megera) 去，那里有個大綠帳子，上邊天使用銀字繡出可蘭經。他們就很驚異的，讓我進去。

「城裏很像個會場。實在你應當跟我去。華麗的紙燈籠在狹街裏如大蝴蝶一般飄搖着。風在房頂上刮着的時候，他們一起一落的如彩泡似的。在小屋前邊，商人坐在絲氈上。他

們長着筆直的黑鬍子，他們的帽子上鑲着金錢，長的琥珀串，雕刻的桃核兒，在他們的手中滑來滑去。有的賣樹膠樹香，從印度洋羣島來的珍異香料，紅玫瑰的濃油，沒藥，小釘子形的丁香。人站住與他們說話的時候，他們把乳香棒投在炭火盆裏，讓空氣生香。我看見一個西立亞人，手裏拿着一隻細棒，好像蘆葦（指線香言）。灰色的烟絲從那上邊起來，燒時氣味如春天的粉扁桃一樣。有的賣鑲藍土耳其玉的銀手鐲，鑲小真珠的銅絲腳鐲，鑲金的老虎爪，鑲金的貓爪，豹子爪，也是鑲金的，穿眼的綠玉耳環子，中空的硬玉指環。從茶館里出來琵琶的聲音，抽大烟的帶着蒼白的笑臉，瞅着來往行人。

「實在你應當跟我去。賣酒的挑着大皮篋，在人衆裏用手拐開道。許多的人們賣許拉子（Shiraz）酒，如蜜一樣的甜。他們把那酒裝在金銀杯子里，鑲邊蓋着玫瑰花葉。市場里站着賣水果的，賣各樣的水果：熟的無花果帶着受傷的紫鮮鮮的肉，西瓜如乳香一樣的香，又如黃玉一樣的黃，枸櫞，紅萍果一串一串的白葡萄，金紅的圓橘子，金綠的蛋圓檸檬。有一次我看見一匹象走過，鼻子上抹得又紅又黃，耳朵上有個紅絲綢。他站在一個下屋子前邊。

吃起橘子來，人只是笑着。你想不到他們是多麼怪的人。他們快樂的時候，他們走到賣雀的那里買一隻籠着的雀子，把他放飛讓他們的快活更大些，他們難過的時候，用荆棘條子打自己，讓他們的憂愁減少。

「一晚上，我看見好幾個黑奴抬着重轎從街上過。轎是用鍍金竹子作的，桿是紅漆漆的，雕着真鍮的孔雀。窗戶上掛着紗簾，上邊飾着甲虫翅和小真珠，路過的時候，一個蒼白臉的色克西亞人（Circassian）向外看着，瞅着我微笑。我在後邊跟着，黑奴們急急的走着，蹙着眉。但我是不管的。我覺得一種大好奇心打中了我。

「最後他們在一所四方形的白房子前止住。那房子沒有窗戶，僅僅一個小門如墓門似的。他們放下了轎，用銅錘敲了門三下。一個穿綠皮外衣的阿門尼亞人（Armenian）從小門裏望外看着，他看見了他們的時候，他就開開了門，鋪一張氈子在地上，婦人就走了出來。她進去的時候，她回頭又向我微笑。看我不曾見過這樣蒼白的人。

「月出的時候，我回到那裏找那房子，但已經沒有了。我看了這個情形，我就知道那婦

人是誰，她爲什麼向着我做笑。

「實在你應當跟我去。」新月節的時候，青年皇帝從宮里出來，到廟裏祈禱。他的頭髮和胡子用玫瑰葉染着，他的額上塗着極細的金粉。他的手心脚心用番紅花塗黃。

「日出的時候，他穿銀衣從宮裏出來，日沒的時候，他穿着金衣回去。人民爬在地上把臉藏起來，但我沒有那樣。我站在賣棗的攤子旁邊等着。皇帝看見了我，就睜起他的畫眉站住。我站着全然不動，沒給他行禮。人們都驚訝我的勇敢，勸我從城中逃去。我沒理他們，但走到賣怪神的旁邊坐下，這些人是因爲他們的詭計被人嫌惡的。當我告訴了他們我的所爲，他們每人都給我一個神，請我離開他們。」

「那天晚上，當我騎在柘榴街茶店的坐褥上，皇帝的衛兵進來，領我到宮裏去。我進去了，他們在我後邊把所有的門都關上，都上了鎖。宮裏一座廣庭，周圍環繞着窟窿的走廊。牆是白色的雪花石膏做的，有些地方鑲着藍的和綠的土磚。柱子是綠大理石的，鋪地的是一種桃紅大理石。我是從未曾見過這樣的東西。」

「當我從庭中走過，兩個覆面的婦人從露臺上看我，罵我。衛兵們急急的走，矛頭在磨亮的地板上嚮着。他們開開了一道象牙門，我就進得一個七壇噴水園裏。裏頭種着僧帽花，月花，銀色點點的沉香花。噴水在塵埃埃的空氣中懸着，如像細水晶條。柏樹如像點着的火把。在一株樹上鶯兒唱着歌。」

「圓子邊上有一座小亭。我們向那是走着，兩個宦官出來會我們。他們的肥軀，走路的時候顫顫亂動。他們用黃縫的眼睛好奇地瞅着我。一個把衛兵長拉在一邊，用低聲悄悄的對他說。一個從紫法瑯蛋圓箱子裏稀罕罕的拿出香料錠來，咬着吃。」

「不多一會兒，衛兵長遣散了兵卒。他們回到宮裏去。宦官在後面慢慢的跟隨着，一邊走一邊從樹上摘取甜桑葚吃。年老的一個回過頭看我一次，向我作一種惡意的微笑。」

「衛兵長頭就引我到亭子門口去。成就小搖大擺的上前，拉開了沈重的簾子進去。」

「青年皇帝臥在花獅子皮床頭，一隻大鷹棲在他的手膊上。在他後邊立着銅帽子的

牛比亞 (Nubian) 人，上半身裹着，耳上掛着大環子。床邊的棹子上放着一把大鋼刀。」

「皇帝看見我的時候，蹙起了眉，向我說，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不知我是這城的皇帝麼？」但我沒有答他。」

「他用指指著大刀，牛比亞人說拿起了，往前一闖，利利害害的斫在我身上。利害害的一聲從我身上通過，但是沒傷着我。那個人就跌倒在地上，當他起得來，他的牙嚇得直響，他就藏在床底下。」

「皇帝跳起來，從武器架上拿起一桿槍矛，向着我投來。我把他接在手中，把桿子折爲兩段。他拿箭射我。我舉起我的手來。箭就在半空中止住了。他隨即從白皮帶裏拉出一把匕首，刺在牛比亞人的咽喉裏，怕奴隸說出他的不名譽。那人如像被踩的蛇似的畏縮着，血泡就從他唇裏冒出來。」

「牛比亞人一死，皇帝就轉過來向我，他用有邊的紫絹的小手中揩了額上的汗，他就對我說，「你是我不能殺害的先知呢。還是我不能傷的先知的兒子呢？請你今晚上離開我的城，因為你在這裏，我就不能作王啦。」

「我答他說，「把你的財寶給我一半我就走。把你的財寶給我一半，我就走啦。」

「他拉起我的手，領我進到園子裏。衛兵長看見我吃驚。宦官看見我。他們的兩腿戰戰，他們嚇得跪在地上。」

「宮裏有一所房子，八面牆都是紅雲斑石，銅天花板上掛着燈籠。皇帝摩着一個牆，牆就開了，我們就進到點着火把的廊下。兩邊的壁龕裏站着裝滿銀塊的大缸。我們走到廻廊中央的時候，皇帝說一句秘話，花崗岩的門暗暗的一跳就跳開了，他用手擋着臉，怕眼睛花。」

「那里是何等的奇怪你會不相信呢。那里有大大的龜板盛滿真珠，中回的大塊玉石裏盛滿紅玉。金子藏在熟象皮箱裏，金葉子裝在皮瓶子中。有蛋白石，有青玉，蛋白石裝在水晶杯裏，青玉裝在硬玉杯裏。圓綠玉石在象牙盤子裏齊整整的擺着，在一處角兒上的銀袋子裏，有的裝着突厥玉，有的裝着綠柱石。象牙角杯同紫石英堆在一同，真鍮角杯同玉髓和赤玉髓堆在一塊。杉木的柱子上掛着黃山貓石串，卵形的平盾裏有紅寶石，葡萄色的也有草綠色的也有。但我所告訴你的不過那里的十分一。」

「國王從臉上拿下手的時候，他對我說，「這是我的寶庫，這裡的一半是你的，照着我的約束去辦罷。我要給你的駱駝同趕駱駝的人，他們要依你的吩咐，把你應得的財寶帶到你所要法的地方。這事今晚就要辦到，因為我不願意太陽我的父，看見在我城裏有我不能殺的人。」

「但我答他說，「這裏的金子是你的，銀子也是你的，貴重的寶石值錢的東西也是你的。可是我呀，我什麼也不要。我就要戴在你手指頭上的小環。」

「國王蹙蹙眉。他喊着說，「這不過是個鉛環。沒什麼價值。所以請你拿我一半的財寶出我的城去罷。」

「我答道，「不，我什麼也不要，就要那個鉛環，因為我知道寫在裏頭的是甚麼，能作什麼用。」

「皇帝渾身發戰，央求我說道，「把所有的財寶全盤拿出我的城去罷。我那一半也是你的。」

「我作了一件奇事啦，但我作的算不了什麼，爲在離這裏一天多路的洞里，我藏起了「富之指環」。僅僅一天的路，啊，等着你來呢。有這個指環的人，比世界所有的王都富。來拿他去罷，世界的富就會是你的啦。」

但青年魚夫笑了。他喊着說，「愛比富好得多，因爲小人魚愛我。」

魂說，「不，可是沒有比富更好的。」

青年魚夫答道，「愛是更好的。」說着他跳入水裏，魂就哭泣泣的穿過草地走了。過了第三天，魂來到海岸上，招呼青年魚夫，他就從海里起來，說道，「你招呼我幹什麼？」魂答道，「走近點來，我好跟你說話，因爲我看見了怪東西啦。」

所以他就來得近近的，蹲在淺水里，把頭托在手上，聽着。

魂對他說，「在我知道的一個城裏，河邊上有個小店。我同水手們坐着，他們喝着兩種顏色的葡萄酒，吃着大麥麵包，鹽魚混着醋盛在桂葉裏。我們坐着取樂的時候，來了一個老者，拿着一張皮氈，一張琴，琴上有兩個琥珀角的。當他把氈子鋪在地上，用一個撥子彈着琴

的時候，一個戴着面帷的小姑娘，跑得來在我們面前跳舞。她臉上蓋的是紗面帷，她的脚是光着的。光着的是她的脚，在氈上搖搖動動的如小小的白鴿一般。我是從未曾看見過這樣奇異的勾當，那城，她在裏面跳舞的，離這兒不過一天路啊。」

青年魚夫聽見他魂的話，他想起小人魚沒有脚，不能跳舞。一個大慾望戰勝了他，他對自己說，『僅僅一天的路程，我還可以回到我愛的這裏。』他笑了，從淺水中站起來，大踏步向岸上走去。

他到乾岸上來的時候，他又笑，向他的魂伸着手。魂大喊了一聲快活，跑來會他，進得他身裏。青年魚夫就看見前邊的沙上印着肉體的影子，那就是魂的體。

魂對他說，『我們別耽擱，快走，因為海神是嫉妬的，還有怪物作他們的指使。』

※

※

※

所以他們就急急的走，終夜他們在月亮底下走，翌日的終日他們在日頭底下走，第二天的晚上他們到得一個城。

青年魚夫對他的魂說，『這就是那座城，你說給我的那人兒在跳舞的麼？』

他的魂回答他說，『不是這座城，是另一座。可是我們進去罷。』

所以他們就進去，從街上走過，他們過珠寶市的時候，青年魚夫看見一個好看的銀杯擺在架子上。他魂對他說，『拿起那個銀杯藏起來。』

他就拿起那杯藏在衣縫裏，他們就急急的走出城來。

他們離城走出一裡多路的時候，青年魚夫蹙起了眉，把杯子投掉，向他魂說，『爲什麼你教我拿這杯子藏起來呢，是歹事啊？』

但他的魂回答他說，『放心，放心。』

第二天的晚上，他們到得一個城，青年魚夫向他魂說，『這就是那座城，你告訴我的那人兒在跳舞的麼？』

他的魂對他說，『不是這座城，另是一座。可是我們進去罷。』

可以他們就進去，從街上走過，他們過草鞋市的時候，青年魚夫看見一個小孩站在水

缸旁，他魂對他說，『打這個孩子。』他就把那個孩子打哭了，等他打了他們就急急的走出城來。

他們離城走得一哩多路的時候，青年魚夫生了氣，同他的魂說，『爲什麼你讓我打那孩子，那是歹事啊？』

他魂回答他說，『放心，放心。』

第三天的晚上，他們到得一個城，青年魚夫對他魂說，『這就是那座城，你說給我的那人兒在跳舞的麼？』

他魂對他說，『或者就是這座城，那麼我們進去罷。』

所以他們就進去，從街上走過，可是青年魚夫也沒找着河，也沒找着河邊的小店。城裏的人都奇異異的瞅着他，他害了怕，同魂說，『我們走罷，用白脚跳舞的小姑娘不在這兒。』魂對他說，『不，我們在這裏住下罷，因爲夜是黑了，道上有強盜。』

所以他們坐在市場裏憩着，過一會兒，來了一個商人，身着韃鞞布的大衣，用有節的

竹竿打着角燈籠。商人向他說，『爲什麼你坐在市場里呢，你看鋪子都收拾了，貨物都細上了？』

青年魚夫答道，『在這城裏我沒找着旅店，也沒有什麼親戚留我寄宿。』

商人說，『我們不都是親戚麼？不是一個上帝造下我們的麼？跟我來，我有客房子。』

青年魚夫就站起來，跟着商人到他家裏。他穿過了柘榴園到他家裏的時候，商人打給他一銅盆玫瑰水讓他洗手，熟西瓜給他解渴，在他前邊擺一碗米飯，一塊燒羊肉。

他吃完了的時候，商人領他到客房里，請他睡覺。青年魚夫謝了他，親了他手上的指環，隨就躺在花山羊皮褥上。當他蓋上了黑羊皮被，他就呼呼的睡着了。

天亮前三點鐘，那仍然是夜的時候，他的魂喚醒他，同他說，『起來到商人的房裏，到他睡覺的房裏去，殺了他，把他的金子拿來，因爲我們要用。』

青年魚夫，就起來爬到商人的房裏，在商人腳上放着一把灣刀，商人旁邊的盆子里放着九袋金子。他伸他的手去摩刀，當他摩着的時候，商人就驚醒了，跳起來親手奪刀，向青年

漁夫叫着說，「你以怨報德麼，我用好心待你，你反用流血報答麼？」

他的魂對青年魚夫說，「打他，」他就把他打死，搶過九袋金子來，急急的穿過柘榴園，向着晨星的方向走去。

他們離城走出一裡多路的時候，青年漁夫打着胸，跟他的魂說，「爲什麼你教我殺了商人，拿了他的金子？實在你是壞的。」

但他的魂答道，「放心，放心。」

青年漁夫喊着說，「我不放心，因爲你教我作的我都恨，我也恨你，我要你告訴我你爲什麼教我那樣做。」

魂答道，「你把我送走的時候，沒有把心給我，所以我學着作這些事愛這些事。」

青年漁夫默默的說，「你說什麼？」

他的魂答道，「你知道，你都知道，你忘記了你沒把心給我麼？我不相信，這事也不害你自己，也不防我，放心罷，因爲沒有你不能丟掉的苦痛，也沒有你不能受享的歡樂。」

青年漁夫聽見了這個話，他渾身發戰，對他魂說道：『不，你是壞的，教我忘了我的愛，用種種誘惑來引誘我，把我的腳放在罪惡的路上。』

他的魂對他說：『你遠沒忘記你送我走時候沒把心給我來上別的城去。取樂去，因為我們有了九袋金子啦。』

但是青年漁夫拿起九袋金子來，把他們拋掉了，踩在他們上邊。

他喊道：『不，我用不着你，我也不上那裏去了，但如同我就要如從前送了你走的一樣，我還要把你送走，因為你不給我作好事。』他就背對着月亮，拿着綠蛇皮把的小刀，從腳的周圍切他的影子，那就是他魂的體。

可是他的魂一點兒也不動，對他的吩咐一點兒也不管，僅僅的對他說：『巫女告訴你，的魔術再也不靈啦，我不離開你，你也不能把我趕走。一生中人只能把靈魂送走一回，但他把魂再收回的時候來，他就得永遠保有着，這就是他的罰，也就是他的賞。』

青年魚夫臉上變青了，握着拳頭喊道：『她是個壞女巫，她沒有告訴我那個。』

魂答道，「不但對於她所事奉的，她是真實的，她可以永久作他的僕人。」

青年漁夫知道不能去掉他的魂，並且那是個壞魂，得永遠與他同伴着，他就跌在地上哇哇的痛哭起來。

白天的時候，青年漁夫起來對他魂說，「我要縛上我的手，讓我不愛你的吩咐，閉上我的嘴，讓我不說你的話，我要回到我愛人的地方。我要回到海裏，回到她常常唱歌的小灣裏，我要招呼她，告訴她我所作的壞事，以及你給我作的壞事。」

他的魂引誘他說，「誰是你的愛，你要向她那裏去的，世界上有許多比她好看的。有沙馬利 (Samaris) 的舞女，作各種鳥獸樣子跳舞，她們的脚用指甲花塗着，她們手裏有小銅鈴。她們一邊跳舞一邊笑着，她們的笑聲如水笑聲似的清朗。跟我來，我把她們給你看。你何苦要憂慮着犯罪呢？好吃的不是做來給人吃的麼？好喝的還有毒藥麼？不要憂慮，同我上別的城去。有個小城，旁邊有百合園子。在這個有趣的園子裏，有白孔雀，有綠胸脯的孔雀。他

們的尾把對着太陽張開的時候，如象牙盤子，如鍍金盤子。餵他們的女人跳着舞使他們快活，有時用手跳，有時用腳跳。她的眼睛是用錦粉施的顏色，她的鼻孔如像燕子的翅兒。從一個鼻孔竄裏掛着一朵真珠花。她跳着舞笑，腳上的銀鐺如銀鈴似的響着。不要再這樣憂慮，同我到這城裏去罷。」

但是青年漁夫沒回答他的魂，用緘默的封條封住嘴，用緊緊的繩子縛住了手，走回他來的地方，走回他愛常常唱歌的小灣裏。他引誘了他一道，他總不回答他，他讓他作壞事他總不作，他身裏的愛之力是那樣的。

當他到了海濱，他從手上解開繩子，從嘴上拿開緘默的封條，招呼着小人魚。但她不應聲而來，雖然他招呼她一天，請求她。

他的魂嘲笑他，說道：『實在你沒從你愛得着什麼歡樂。你好比天旱的時候住漏船裏灌水的人。你把所有的給掉了，可是沒有得着什麼報酬。你最好跟我去，因為我知道歡樂谷在那裏。』

但是青年漁夫沒回答他的魂，在石罅裏自己修起了一個小樹條的房子，在那裏住了一年。每天早晨他招呼人魚，每天下午又招呼，到晚上叫她的名。可是她總不從海裏出來會他，在海裏什麼地方他也找不着她，雖然他在洞裏，在深海裏，在潮的旋渦裏，在海中的井裏找她。

他的魂常常拿惡來引誘他，悄悄的說可怕的事情給他聽。可是終勝不了他，他的愛之力是那樣的火。

過了一年，魂在他身裏頭想道，『我會拿惡去引誘我的主人，但他的愛比我有火。我用善引誘他罷，那或者他就跟我來啦。』

所以他對青年漁夫說，說道，『我會謹給你世界上的快樂，你杜上耳朵不聽我。現在讓我講給你世界上的苦。那你或者就聽我啦。說句老實話，苦是世界的主，沒有能逃掉他網裏的。有的缺穿的，有的缺吃的。有穿紫衣的寡婦，有穿破衣的寡婦。癩病患者來來往往的在草地上走，他們互相的虐待。化子們來來往往的在大道上走，他們的袋子是空的。在各城的街

上走着飢饉，病疫坐在城門口。來，讓我們去救正這些東西，不讓他們這樣。明明知道她不來，爲什麼住在這兒招呼你的愛？什麼是愛，你把這個寶貴的身體都犧牲給她？」

但是青年漁夫沒答他，他的愛之力是那樣的。每天早晨他招呼人魚，每天午上他又招呼她，到晚上他叫她的名。可是她總不昇到海上來會他，在海裏什麼地方他也找不着她。雖然他在海中的河裏，在浪中的谷裏，在夜裏的紫海裏，在黎明的灰海裏找她。

過了第二年，晚上，青年漁夫獨坐在樹條房子裏時候，魂對他說，「看啊！我會用惡來引誘了你，我也曾用善來引誘了你。但是你的愛比我有力量。我再也不引誘你了，但求你讓我進得你的心，那我好與你同住，如當初似的。」

青年漁夫說，「你到可以進來的。因爲你沒有心走在世界上的時候，你受了很多苦。」魂喊道，「哎呀！我找不着進去的門呢，你這心全用愛纏住了。」

青年漁夫答道，「可是我能幫助你。」

他說着的時候，從海裏起了一種大大的悲哀聲音，如人魚死時人們聽見的聲音似的。

青年漁夫跳起來，離開樹條房子，跑到海岸上。浪急急的向岸上來，挾着個重東西比銀子還白。不怕白似浪頭，但是如花似的在浪上飄盪着。浪頭從浪上把那東西奪去，泡沫又從浪頭奪來，岸就接受着了，青年漁夫看見小人魚的身體臥在他足下。臥在他足下死了。

如受了苦痛的人們似的，他倒在那死屍旁邊，他親了冰冷冷的紅唇，玩弄着濕的琥珀髮。他倒在那旁邊的沙地上，哭得如像狂喜着的人一樣，用他的棕色的手腕把那屍首抱在懷裏。嘴唇兒雖是冷的，他仍然親着。頭髮上的蜜雖是鹹的，他仍然苦歡的吮着。他親了閉上的眼皮，眼眶裏的浪珠還沒有他的淚鹹。

他對着死的懺悔。把他身世的苦酒傾在死者的耳壳裏。他把那小小的手兒放在自己的頸子上，用指頭去摩觸那咽喉的細管兒。他的歡喜越法越法的苦起來，他的苦痛裏蘊了奇異的愉快。

黑的海水一點一點的近攏來，白泡如癩病患者一樣呻喚着。海水用泡沫的白爪，捉着海岸。從海王宮裏又起了悲哀的笑聲，在海的遠處，崔藤粗澁澁的吹着角笛。

魂說，『跑罷，海水一點一點的近來了，你若躊躇着，那就要淹在你啦。跑罷，因為我害怕，我知道你的心因為愛大的原故。擋着我不讓我進去。跑到安全的地方去罷。你真個不把心給我時不把我送到別的地方去嗎？』

但青年漁夫沒聽他的魂，招呼着小人魚說，『愛比智慧還好，比富還寶貴，比人們的女孩們，腳還美，火不能燒他，水不能浸他。黎明我招呼你，你不應我的招呼而來。月兒聽見你的名，你也不理我。我不當得離開了你，我走錯了路害了自己，可是你的愛永遠與我同在，他總是強有力的，沒有能勝過他的，雖然我看見過惡，也看見過善來。現在你死了，我也要與你同死。』

魂央求他走，但他不起，他的愛是那樣的，大海水一點一點的近攏，來要用浪蓋上了他，他知道末期要到的時候，他用唇狂親了人魚的冷唇，他身裏的心裂了，他的心因為愛情充滿之故一爆裂了，魂就找個入口進去，如以前似的與他同住。海就用浪蓋上了青年漁夫。

早晨，牧師出去祝福海。因為那是荒亂了。修道士，樂手，拿蠟的，搖香爐的，以及一大羣人跟他去。

牧師到得岸上的時候，他看見青年漁夫臥在浪頭上淹死了。在手腕裏抱着小人魚的肉體。他蹙着額退回來，畫個十字，就大聲喊着說，『我不願祝福海，也不願祝福海裏的東西。可詛呪的人魚，可詛呪的是與他交通的人們。至于他呀，他為愛情之故忘了上帝，抱着被上帝所判所殺的情婦臥在這裏，拿起他的肉體同他情婦的肉體。把他們埋在漂布場的角上罷，上邊不要留什麼目標，也不要留什麼記號，可以沒人知道他們的安宿處。因為可詛呪的是他們的生，可詛呪的也是他們的死。』

人們就照着他吩咐他們的去作，在洗布場角上，那裏沒長着芳香的草，他們就掘個深坑，把死屍倆放進去。

過了第三年，在一個聖日，牧師走到禮拜堂，要告訴人們主的死，向他們說及上帝的怒。當他穿上了衣裳，走進去，在壇前行禮的時候，他看見壇上蓋着從未曾見的鮮花。他們

看着是鮮的，並且有異美，他們的美動搖了他，他們的氣味香在他鼻子裏。他覺得快活，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快活。

他打開了聖龕，把裏頭的聖餅台塗上香膏。把聖餅頒給衆人，把紗帳子再掩上之後，他就起首給衆人說話，打算向他們說到上帝的怒。但白花的美動搖了他，他們的氣味香在他鼻子裏，別種話頭來到他唇裏了，他說的不是上帝的怒，但是是名叫愛的上帝。爲什麼這樣說，他不知道。

他說完了他的話，人們就哭了，他回到聖房裏，眼中滿了眼淚。執事們來給他脫衣裳，脫了白衣，腰帶，肩巾，肩飾。他站着像作夢似的。

他們脫完他衣裳時候，他瞅着他們說道：『放在壇上的是什麼花，從那裏來的？』

他們答他說：『我們不知道是什麼花，但是是從漂布地的角上來的。』牧師渾身發戰，回到自己的房裏祈禱。

早晨，仍然是黎明的時候，他同修道士，樂手，拿蠟的，搖香爐的出去，來到海岸上，祝福了

海，以及海裏所有的東西。他也祝禱了牧神，在林中跳的小東西，以及從葉裏偷望的亮眼東西，人們是歡喜的驚異的。可是在漂布場的角上再也不長什麼花，仍然如以前一樣光亮的。人魚也不像以前似的來到小灣裏，因為他們向海裏的別處去了。

一六二一・人・四

於日本，京都，神樂岡。

二十六 第八卷

此書係以馬路

...

...

...

一個青年學生喊着說，「她說地要跟我跳舞，若我拿些紅玫瑰給她，可是我的園子裏一的紅玫瑰花也沒有。」

從橡樹裏的窩中鶯兒聽見了，她從樹葉兒中看出，怪着。

他喊着說，「我的園子裏沒有紅玫瑰花啊！」他那好看的眼睛就滿了眼淚了，「啊，幸福與什麼樣小的事情都關連着啊！我念過聖賢所有的書，所有的哲學秘訣都是我的，可是因爲沒有一朵紅玫瑰花，我的生命就吃苦了。」

鶯兒說，「這究竟是真的有情人啊！天天的晚上我歌唱給他，雖然我不認識他；天天的晚上我把他講給星星聽，現在我看見他啦。他的頭髮如風信子花般黑，他的嘴唇如所要的那玫瑰花般紅；情熱使他的臉如蒼白象牙，憂愁在他的眉上加了印。」

青年學生嘮叨的說，「明晚王子要開個跳舞會啦，我的愛亦要參列的。若我拿一朵紅玫瑰花給她，她就要跟我跳舞到天亮。若我拿一朵紅玫瑰花給她，我就要把她抱在腕裏，她就要把頭倚在我的肩膀上，她的手就要握在我的手裏。但是我的園子裏沒有紅玫瑰花，所

以我就得寂寞寞的坐着，她就要拋開我。朵就要不理我啦，我的心就要裂啦。」

鶯兒說，「這真是真真的有情人啊。我所唱的，是他所苦的。對我是歡喜的，對他是苦痛的。愛實在是個怪東西啊。那比綠玉還寶貴，比細膩的蛋白石還值錢。真珠，石榴石不能買得他，他亦不能弄到市場來。他不能讓商人買得的，亦不能用天秤稱着賣。」

青年學生說，「作樂的要坐在他們的廊下，弄着他們那絲絃的樂器，我的愛要應着豎琴與四絃琴的聲音跳舞啦。她要那樣輕輕的跳，跳得她的腳可不會沾地的，求愛的人們，穿着好衣裳，就要轉圈的圍繞着她。但她不會同我跳舞了，因我沒有紅玫瑰花給她。」說着，他就跌在草地上，把臉埋在手裏，大哭起來。

小小的綠蜥蜴兒，搖着尾把跑過的時候，問道，「他爲什麼哭呢？」

追着太陽光線飛着的小蝴蝶兒說道，「到底是爲什麼呢？」

野菊柔聲低氣地向他的鄰居耳語，「到底是爲什麼？」

鶯兒說，「他是爲一朵紅玫瑰花兒哭。」

他們嚷着說，『爲得一朶紅玫瑰花啊！多麼好笑啊！』並且小蜥蜴兒到有點是個嘲弄家，可就哈哈的笑起來了。

但鶯兒知道學生的憂愁之秘密，她就靜靜的坐在橡樹上，思攷着愛的玄妙。

忽然間她張開棕色翅膀兒飛起，翱翔在大空之間。黑影子似的她經過了小樹林子，黑影子似的她渡過了花園。

在草地的中央站着一株玫瑰樹，當她看見的時候，她就飛向那裏，落在一個小枝上。

她喊着說，『給我一朶紅玫瑰花，我要給你唱最好聽的歌。』

但那樹把頭搖了一搖。

他答道，『我的玫瑰花是白的，白似海上的泡沫，比高山上的雪還要白去。到我兄弟那裏，他長在那老子午規的周圍，你所要的，或者她能給你。』

所以鶯兒飛到先子午規周圍的玫瑰樹那裏。

她喊着說，『給我一朶紅玫瑰花，生要給你唱最好聽的歌。』

但那樹把頭搖了一搖，

他答道，『我的玫瑰花是黃的，黃似坐在琥珀座上的人魚的頭髮，比開在草地未經鏟除的水仙還要黃。去到我兄弟那裏，他長在學生的窗底下，你所要的，或者他能給你。』

所以鶯兒飛到學生窗下的玫瑰樹那裏。

她喊着說，『給我朵紅玫瑰花，我要唱給你最好聽的歌。』

但那樹兒把頭搖了一搖。

他答道，『我的玫瑰花是紅的，紅似鴿子的腳，比在海洞裏飄搖搖的大珊瑚樹還要紅。可是冬凍了我的脈，霜打了我的苞，暴風壞了我的枝，我今年一年不能有玫瑰花啦。』

鶯兒說，『我所要的，總總只是一朵紅玫瑰花，僅僅一朵紅玫瑰花啊！還有什麼法我能得着他的麼？』

那樹答道，『法子是有，但那是很可怕的，我不敢告訴你。』

鶯兒說，『告訴我，我不害怕。』

樹說，「若是你要一朵紅玫瑰花，你須得在月夜裏頭用音樂創造，用你自己的心血染。你須得對着我唱歌，把你的胸押在一個刺上。你須得終夜的對着我唱歌，那刺須得穿了你的心，你的生命血須得流入我的脈管裏，變成我的。」

鶯兒喊着說，「爲得一朵紅玫瑰花，死是不得不化的大代價，而生命是比什麼都寶貴的。坐在綠樹林子裏，看着坐金車的太陽，同着坐真珠車的月亮，是快活的。山查的氣味是香的，藏在谷中的鈴蘭，開在山上的野薔薇，亦是香的。可是愛是強於命生，跟人的心比起來，鳥的心算得什麼呢？」

所以她就張開棕色翅膀兒飛，翱翔在大空之中。黑影似的她穿過了園子，黑影似的她渡過了叢林。

青年學生仍然臥在草地上，在那裏她會離開他的，在他那好看的眼睛裏，眼淚還沒乾呢。

鶯兒喊着說，「快活着，快活着，你要有你的紅玫瑰花啦。我要在月夜用音樂創造他，用

我自己的心血染他。我所轉求你的，就是要你作個真真的有情人，因為哲學雖然聰明，愛比哲學還要聰明；強權雖然有力，愛比強權還要有力。紅鮮鮮的是他的翅膀，如火焰的是他的身體。他的唇如蜂蜜似的甜，他的呼氣如乳香似的香。」

學生從草地望上看着，聽着，可他不知道鶯兒跟他說的話，因為他僅僅知道書裏寫的東西。

但橡樹知道了，並且覺得淒慘慘的，因為他很愛在他枝上作巢的小鶯兒。

他悄悄的說：『給我唱個最末的歌，你走了的時候，我就要覺得很寂寞啦。』

所以鶯兒就對着橡樹唱歌，她的聲音如從銀瓶裏迸出水泡似的。

她唱完的時候，學生站起來了，從衣袋裏取出一本筆記同一管鉛筆。

他通過叢林那邊去。自言自語的說：『她是有形狀的——那是不得否認的；可她亦有感情麼？我怕不然罷：實在，她像一般藝術家似的；她完全是形式的，沒有一點兒真實。她不會為別人犧牲了自己。她想的僅僅是音樂，而人們都知道藝術是利己的。並且，須得承認她有

些好調子在她的音聲裏，也沒有什麼意思，也不作什麼際的好處，那是多麼可憐啊。」說着他走進了屋子，躺在小藤床上，想起了他的愛；不大一會兒，他就睡熟了。

月亮照在天空的時候，鶯兒飛到玫瑰樹那裏，把胸擱在刺上。足足的一晚上她把胸壓在刺上唱歌，冷清清的結晶的月兒亦俯下來聽着。足足的一晚上她唱着歌，那刺就一點一點的深入她的胸裏，她的生命血就從她流出來。

她起首唱着妙年男女心中的戀愛發生。歌兒一節一節的唱着，那樹杪上就一瓣一瓣的開了一朵奇花。起初是蒼白的，如掛在河上的霧，一派蒼白——如早晨的脚一樣蒼白，如黎明的翼一樣銀白，如像銀鏡裏的玫瑰花影子，如像水池裏的玫瑰花影，那花就這樣地上樹杪上開着。

但那樹喊着鶯兒，叫她愈漸把刺壓緊些。樹說：『再壓緊點。小鶯兒，不然在玫瑰花未開成以前天就要亮啦。』

所以鶯兒就愈漸緊緊的壓着刺，她的歌也愈漸愈漸的高起，來因為她在唱着成年男

女心中的情慾之生了。

一種微微的粉紅色就來在那玫瑰花瓣裏，好似那新郎臉上的紅潮，當他親着新人嘴的時候。但那刺還沒到鶯兒的心，所以那玫瑰花心兒仍然是白的，因為只有鶯兒的心血纔能染紅玫瑰花的心。

那樹喊着鶯兒，叫她更加緊緊的壓着刺。樹說，『更加緊緊的壓着，小鶯兒，不然在玫瑰花未開成以前天就要亮啦。』

所以鶯兒就更加緊緊的壓着刺，那刺就到了她的心，一種最難忍的疼痛穿透了她。疼痛愈漸的烈起來，她的歌也愈漸愈漸的狂起來，因為她在唱着因死而完成的愛，不是死在墳中的愛。

那鮮花隨就變了緋紅，如同東天邊上的玫瑰花。緋紅是花瓣的蒂，緋紅如紅玉的是花的心。

但鶯兒的聲音漸漸的弱起來，她的翅膀漸漸的戰起來，薄膜兒來在她的眼睛上。她的

歌愈漸愈漸的弱了，她的喉裏就覺得有什麼東西塞着似的。

隨着她給了一個最末的急奏，白色的月兒聽見了，她忘了黎明，在天上躊躇着。紅玫瑰花兒聽見了，他陶醉了，渾身發起抖來，在那冷清清的朝氣中就開開了她的花瓣兒。回聲把那聲樂帶到山裏紫洞中，把牧羊的人從夢中驚醒了。那聲樂飄在河中的蘆葦裏，他們把他的信息傳到了海中裏去了。

樹喊着說，『看看啊！現在玫瑰花完成了；』但是鶯兒沒有回答，因為她臥在深草中死了，那刺兒在她的心裏。

晌午的時候學生開開窗戶望外看出。

他喊道，『怎麼，好奇異的一段好運啊！這裏一朵紅玫瑰花啊！我一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玫瑰花。他是這麼的好看，我想他一定有長的拉丁學名罷；』說着他就彎下腰去摘了下來。

他隨就戴上了帽子，手拿着那朵玫瑰花跑到教授的家裏。

教授的女兒坐在門口在一個紡車上紡着藍線，她的小狗兒臥在她那腳傍。

學生喊道：『你說你要同我跳舞，若我拿朵紅玫瑰花給你，這是最紅的玫瑰花。你要把他戴在心坎上，當我們一齊跳舞的時候，我要告訴你我是怎樣的愛你。』

但是那姑娘蹙着眉。

她答道：『我怕他不能跟我衣裳同去罷，並且，匡伯倫的侄子曾給我些個真的寶石，誰都知道寶石是比花兒值錢的。』

學生氣憤憤的說道：『好記着，你是太不知恩啦！』說着他就把那花拋到街裏，就掉在那裏的小溝中，一個車輪隨就在那上面輾過去了。

姑娘說：『不知恩啊！我告訴你，你是太鹵莽啦；究竟，你是誰？僅僅的一個學生，我不信你的鞋上有銀扣兒，和侍從的侄子一樣。』說着她就從椅子上起來，走進屋裏去了。

學生走了的時候說道：『愛真是個無聊的東西。他是沒有邏輯的一半有用，因為他不能證明什麼，他總告訴一種不能實現的東西，叫人信那些不真的事物。實在，他全不適

用，在現代什麼都是實用的，我要回到哲學去，研究形而上學去了。」
所以他回到他的屋裏，拉出一本塵埃埃的大書，便念起來了。

二一，六，一一〇。

於日本，京都，神樂岡。

王財總彙誌

九四

在城中高巍巍的，一座高柱上，立着幸福王子的像。他全身是用純金的薄片包裹，有兩顆青玉作他的眼睛，還有顆大紅玉在他的刀柄上閃閃的放光。

他實在是很可讚美的。一個市參議，想得別稱讚他有藝術趣味的，說：「他是如風標一樣的好看；」可是恐怕別人以為是乏於實用，他又接着說道：「可是不十分那樣的適用啊，」實在他是不然的。

小孩喊着要月兒的時候，那神經過敏的母親問着說：「你怎不像那幸福王子呢？幸福王子總不想喊着要什麼東西。」

失望的人們，瞅着那奇怪的銅像，嘮叨的說：「我喜歡世界上會有些十分幸福的人。」義塾的小孩子們，穿着新鮮的小紅襖，掛着潔淨的白圍巾，從禮拜堂裏出來的時候，說道：「他看來好像天使似的。」

數學先生說：「你們怎能知道呢？你們並未曾看見過天使。」

小孩子們答道：「阿！可是我們看見過，在我們的夢裏頭；」數學先生便蹙蹙額，作出—

種嚴肅的樣子，因為他不能證明小孩子們的夢。

一天晚上，一個小的燕兒從城上飛過。他的朋友是六個禮拜前往埃及去了，但他留在後邊，因為他與最美的蘆葦兒有了戀愛。在早春的時候。當他追着一個大黃蛾兒往河裏飛着，他遇見了她，他十分被她那纖腰兒吸住，所以他住下與她談談。

燕兒，立刻要得着要領的說道，『要我愛你麼？』蘆葦兒就深深的給他鞠了一躬。因此他就繞着她飛了幾個圈，用他的翅膀兒打着水，作些個銀色的波圈兒。這就是他的求戀，如此的過了一夏。

別的燕兒們唧唧的說，『笑話，她沒有錢，並且有很多的親戚；』實在，河中是滿了蘆葦的。所以秋天來時，燕兒們就一個一個的都飛去了。

他們走後他覺得寂寞起來。對於他的愛也漸漸的冷淡了。他說，『她不說話，我怕她是個蕩婦，因為她常常與風兒相嘲弄。』不錯的當刮風的時候，蘆葦兒是作極嬌態的樣子。他接着說，『我承認她是家庭的，可是我喜歡旅行，所以做我的妻子的，也當得喜歡旅行。』

他最後對她說，『你願意跟我去麼？』但蘆葦兒搖搖頭，她是十分戀家的。

他喊着說，『你對我是無足輕重的。我要去金字塔地方啦。再見！』說着他就飛去了。

足足的飛了一天，晚刻他飛到這城裏來。他說，『我得上那裏去住呢？我希望城中是有準備的。』

他隨就看見了高柱上的銅像。他喊着說，『我就在這裏住罷；這到是充滿新鮮空氣的好地方。』所以他就正正的飛到幸福王子兩腳的中間。

向四下望了一望，他慢慢的說道，『我有個黃金寢室啦，』他就預備着去睡；可是正當他把頭放在翅膀底下的時候，一珠大水滴兒落在他身上。他喊着說，『怪事啊！天上沒一點兒雲彩，星星是那樣的清楚明亮，可是還在下雨。歐洲北部的天氣實在是壞啊。蘆葦兒是常常喜歡雨的，可是那僅僅是她的利己心。』

隨着又一滴兒落下來。

他說，『若不能擋雨，這銅像有什麼用處？我一定得我個好烟囪管去，』說着他就決意

了要飛去。

可是在他張開翅膀兒以前，第三滴兒又落下來，他望上一看，看見了——啊！他看見了什麼？

幸福王子的眼裏滿了眼淚，淚直流到他的金腮上，在月光底下他的面貌是十分的美，所以小燕兒就充滿了惻隱之心。

他說，『你是誰？』

『我是幸福王子。』

燕兒問他說，『你爲什麼哭？你把我都弄得癡濕的了。』

銅像答道，『我在生時，有個人的心的時候，我不知道什麼是淚，因爲我住在無憂宮中，憂慮是不容進得那裏的。在白天我同朋友們在花園玩耍，到夜晚我領着在大廳裏跳舞。圍繞着園子起了一築高牆，但我總沒問過外邊有什麼東西。在我周圍的全是很美的。我的庭臣叫我幸福王子，那我實在是幸福，若是歡樂就是幸福的時候。我是這樣活着的，也是這

樣死了的。現在我死了，他們把我放得這樣的高，所以我所看見城中所有的醜惡，所有的不幸啦，雖然我的心是鉛作的，可是我所能選擇的止是哭了。」

燕兒自言自語的說，「什麼，他不是個金塊子麼？」但他是很有禮的，不用大聲去講究人。

銅像用一種低的音樂的聲音接繞着說道，「在很遠的地方，在很遠的地方，一個小街裏，有一家貧寒人家。一個窗戶是開着的，從那裏我可看見一個婦人坐在棹子旁邊。她的臉是又瘦削又憔悴。她有紅皮皺皺的粗手，都是用針刺壞了的，因為她是個女裁縫。她現在正在一件華麗衣裳上繡着情花，是女王最美的女官下次跳舞會上要穿的。在屋角的床上她的小兒子臥着病。他害的是熱病，正要橘子吃。他母親只給他點子河水，所以他在那裏哭着。燕兒，小燕兒，你不能把我刀柄上紅玉拿去送給他麼？我的腳固定在這土台上，我是不能動的。」

燕兒說，「他們在埃及等着我呢。我的朋友們已經在尼羅河上飛來飛去，同大蓮花談

話呢。不久他們就要宿在國王的墓裏啦。那國王自己住在畫棺裏面。他全身用黃麻纏着，用香膏抹着。在他頸子上有串淡白色的綠玉串兒，他的手如枯葉一般。」

王子說，「燕兒，燕兒，小燕兒，你不能同我住一晚上，爲我作那個使命麼？那孩子是那樣的渴，他母親是那樣的難受。」

燕兒答道，「我不想我喜歡小孩子。夏天，我站在河上的時候，有兩個粗野的孩兒，磨房的兒子，常常用石頭打我。他們自然是總不能傷着我的；我們燕兒見了便飛得很高，而且我還是由於以快而有名的家庭中產出；雖然如此，那總是無禮的表示啊。」

但是幸福王子看着十分的憂愁，所以燕兒亦覺着傷心了。他說，「這裏是非常的冷，我暫且與你同住一晚上，作你的使命罷。」

王子說，「謝謝你，小燕兒。」

所以燕兒從王子刀上取下那顆大紅玉，用嘴銜着，穿過城中的屋頂兒飛去。

他經過教會尖塔的旁邊，那裏刻着白大理石的天使。他經過宮殿的旁邊，聽見了歌舞

的聲音。一個好看的小女孩正同她的愛人來在露台上。他對她說，『天上的羣星是何等的怪啊！愛之力是何等的怪啊！』她回答說，『我希望我的衣裳舞會時是可成就的，我要把情花繡在上邊；但女裁縫是那樣的懶。』

他經過了河，看見了船桅上掛着燈籠。他經過了集頭（猶太街）看見了年老的猶太人互相作買賣，用銅天秤稱着銀兩。最後他到了那貧窮的人家，望着裏面。小孩子發着燒在床上轉來轉去，他母親睡着了，她是很困。他跳進去，把大紅玉放在棹上婦人的頂針旁邊。隨着他慢慢的繞着床飛，用翅子扇着小孩子的頭。小孩子說，『涼快啊！我會好啦。』說着他就沈入香甜的睡鄉。

燕兒隨就飛到王子面前，告訴他他所作的。他說，『怪呀，但現在我覺着很熟，雖然是這樣的冷。』

王子說，『這是因爲你作了件好事啦。』燕兒因就思索起來，隨就睡着了。思索是總催他睡眠的。

天亮的時候，他飛到河裏洗個澡。禽學教授恰好在橋上路過，看見了說：『什麼個怪現象啊，冬天的燕兒！』他隨就就着這個寫了封大長信，寄給本地的報紙。許多人引用他，那裏有很多的話，是他們所不能懂得的。

燕兒說：『今晚我要往埃及啦，』這時他覺得非常爽快。他參觀了許多公共紀念碑，坐在教會尖塔上大半天。無論他到了什麼地方，雀麻兒都唧唧唧唧的叫着，互相的說道：『什麼個出類拔萃的客啊！』諸如此類他高興得不淺。

月亮出來的時候，他飛到幸福王子那裏。他喊着說：『在埃及你有什麼事情沒有？我就要出發啦。』

王子說：『燕兒，燕兒，小燕兒，你不能再和我同住一晚麼？』

燕兒答道：『他們在埃及等着我呢。明天我的朋友們就要飛上第二瀑布去。河馬臥在那裏的蘆葦裏，大花岡岩寶座上坐着門芒神。他是終夜看守着羣星，晨星發亮的時候他喊了一聲快活，以後再也不作聲了。在正午的時候黃獅子來河邊上飲水。他們的眼睛如綠玉。』

似的，他們的吼聲比大瀑布音聲還要高些。」

王子說，「燕兒，燕兒，小燕兒，在城的那邊我看見一個青年住在間屋頂下的樓房裏。他凭倚在一張紙蓋的棹子上，他傍邊一個花瓶插着一把憔悴的紫羅蘭。他的頭髮是棕色的波動的，他的脣如石榴一般紅，他有作夢似的大眼睛。他現在正試爲劇場監督完成一個脚本呢，可他是很冷的不能再寫了。爐子裏頭沒有火，飢餓使着他憔悴。」

燕兒，實在是有好心腸的，說道，「我和你再同住一晚罷。我再把別的一顆紅玉給他拿去麼？」

王子說，「哎呀！我現在沒有紅玉了。我所有的就是我的眼睛。他們是用青玉作的，千年前從印度拿來的。取下一個拿給他罷。他好賣給那寶石商，買些吃的，買些燒的，好去完成那脚本。」

燕兒說，「親愛的王子，我不能那樣作，」說着他就哭起來了。

王子說，「燕兒，燕兒，小燕兒，照着我吩咐你的作罷。」

燕兒因取下王子的眼睛，飛向學生的住處。那是很好進的，因為房頂上有個眼孔。他從那裏跳將下去，進得屋裏。青年把頭埋在手中，所以他沒聽見鳥羽的聲音，當他抬起頭來，他看見美好的青玉兒臥在枯了的紫羅蘭旁邊。

他叫道，『我現在才被人鑑賞了。這一定是位大讚美家送來的。現在我可以完成那脚本了，』他看着很快樂。

第二天燕兒飛到碼頭上。他坐在一個大船的桅杆上，看着水手們用繩子從艙裏拉櫃。每一個櫃上來的時候，他們就『么和黑喲！』的喊着。燕兒喊着說，『我要上埃及啊，』可是沒有人睬他。月亮出來他飛到幸福王子那裏。

他喊着說，『我給你辭行來了。』

王子說，『燕兒，燕兒小燕兒，你不能和我再住一夜麼？』

燕兒答道，『這是冬天，這裏不久快下冷雪啦。在埃及太陽照在綠棕櫚樹上，鱈魚臥在泥裏懶懶的望着他們。我的朋友們正在巴鹿百克寺 (Baalbec) 營巢呢，紅白鴿子守望着

他們，互相的咕咕的叫着。親愛的王子，我一定要離開你啦，但我總不能忘了你，明春我要給你帶顆美好的寶玉來，補上你所給掉的。那紅玉比紅玫瑰還要紅，那青玉比大海還要綠。」

王子說，「在下邊一個街裏，有個賣洋火的小女孩兒。她把她的洋火落到水溝裏，他們都被損毀了。若是她不拿錢回家去，她父親就要打她，她正在那裏哭着呢。她沒鞋沒有襪子。她的小頭兒是光着的。取下我那個眼睛，拿去送給她，她父親就該不打她啦。」

燕兒說，「我可以和你再同住一晚上，但我不能取下你的眼睛。那你就會瞎透了。」

王子說，「燕兒，燕兒，小燕兒，照我吩咐你的作罷。」

因此他就取下王子的那個眼睛，拿着飛去。他跳到賣洋火的女孩兒那裏，輕輕的把寶石放在她手掌中。小女孩喊着說，「什麼！一塊可看的琉璃啊！」她就笑哈哈的跑回家去裏了。

燕兒隨就飛到王子那裏。他說，「現在你瞎了，我要永遠和你同住啦。」

王子說，「不，小燕兒，你一定得上埃及去。」

燕兒說，『我要永遠與你同住，』說着他就在王子腳上睡着了。

第二天他終日坐在王子的肩上，把他在外國所看見的講給他聽。他講出赤色的仙鶴在尼羅河畔排作長列兒站着，用嘴捉着金魚；講出斯芬克司（Sphinx）人首禽身之怪像，與天地同壽，住在砂漠裏，什麼事情都知道；講出作買賣的人，牽着駱駝慢慢的走，手裏拿着琥珀球；講出月山之王，黑得如黑檀，崇拜着大水晶；講出大大的綠蛇，睡在棕櫚樹裏，有二十個和尙用蜜餅飼養他；講出小人國人兒，坐在大的平坦的樹葉上在大湖裏渡着，常常與蝴蝶兒宣戰。

王子說，『親愛的小燕兒，你給我講這些怪事，但比甚麼都怪的是男女的苦痛。沒有比苦難還神秘的。飛到我的城裏，小燕兒，告訴我在那裏你所看見的。』

燕兒就飛在大城的上邊，看見有錢的人們在他們的闊房子裏歡樂着，許多的乞丐坐在他們的大門口。他飛到黑巷裏，看見飢餓的孩子們的白臉模模糊糊的對着黑街。在橋的拱門下，有兩個孩子抱臥着，要藉着取煖。他們說，『我們多麼餓啊！』打更的喊道，『不要在

這裏臥着，』他們就走走在雨中去漂零了。

他隨就飛回去，告訴王子他所看見的。

王子說，『我是用純金包着的，你可以一片一片的取下來送給我那些可憐的人；活人總以為金子是能毀叫他們幸福的。』

燕兒一片一片的把純金取下來，以至王子看着很陰鬱鬱的灰慘慘的。他一片一片的把純金送給那可憐的人，小孩子們的臉就一點一點的紅起來，他們笑着在街上玩耍着。他們喊着說，『我們現在有了麵包啦！』

隨後雪來了，雪後又結了冰。街道好似用銀子作的，是十分的亮十分的光；長的冰琉璃如水晶刀子似的從簷上垂下來，人們都穿上了皮襖，小孩子們戴着紅帽兒在冰上滑着。

可憐的小燕兒一點一點的覺得冷起來，但他不離開王子，他是非常愛他的。趁着作麵包的不注意，他從麵包房門口找些個麵包屑，不住的鼓動翅膀兒取煖。

但最後他知道他要死了。他僅有能飛到王子肩上面的力量。他默默的說，『親愛的王

子，再見！你肯讓我親你的手麼？」

王子說，「我很喜歡你，到底要上埃及去，你在此太久了，但你得親我的手，因為我愛你。」

燕兒說，「我去的不是埃及，我要上「死之家」啦。死是睡眠的兄弟，不是麼？」

他親了幸福王子的手，隨就墜死在他腳底下。

那時有一種怪響起在銅像裏頭，好像什麼東西裂了似的。其實是鉛心從中間裂為兩半。那實是個可怕的苛凍。

第二天清早，市長同市參議們來到下街來散步。他們經過那像台的時候，他望上看着那銅像。他說，「哎呀！幸福王子多麼狼狽啊！」

市參議們總是與市長表同情的，喊道，「多麼狼狽啊！」他們就走上去看。

市長說，「紅玉從他的刀柄上落下了，他的眼睛也沒了，他已經不是金的了，實在，他比乞丐強不多啊！」

市參議說，『比乞丐強不多。』

市長接着說道，『他腳旁還有個死燕啊！我們最好出個告示不許鳥兒死在這裏。』市書記就執筆記下。

於是他們就把幸福王子銅像拉下來。美學教授在大學裏說，『他已經是不美了，所以他已經是用不上了；』

隨後他們把銅像鎔在火爐裏，對於金屬的處分，市長開了個特別會。他說，『我們應得建個別的銅像，不消說，那應當是我的銅像了。』

參議們各人都說，『應當是我的。』他們就打起來了。以後我聽見他們的時候，他們還爭吵着呢。

鑄造廠的監督說，『怪呀，破鉛心在爐裏鎔不了啦。我們得把他丟了罷。』所以他們把他丟在土堆上，死燕兒也正在那裏臥着。

上帝對他的一個天使說，『把城裏兩宗最寶貴的東西給我拿來；』天使就把鉛心和

死燕兒拿給他。

上帝說，『好，因為在我的樂園裏小鳥兒得以永遠的唱歌，在我的金城裏幸福王子得以讚美我。』

二一，七，二一。

京都，神樂岡，

每天下午，從學堂回來的時候，小孩子們常常到巨人的園子裏玩耍。

那是一個可愛的大園子，長着柔軟的綠草。在草上處處開着好看的花，如像星星一樣，還有十二棵桃樹，在春天開着粉紅色真珠色的好花，到秋天結着豐富的果子。鳥兒坐在樹上，唱着極好聽的歌，所以小孩子們常常的傾耳靜聽，連玩耍都停止了。他們互相喊着說：「我們在這兒是何等快樂啊！」

一天，巨人回來了。他是拜會他的朋友穀牆地方（Cornwall）的食人鬼去了，同他共住了七年。過了這七年，他所要說的話，都說完了，因為他的話是有限的，他就決定歸他的宮城。當他到了的時候，他看見小孩子們，正在那裏玩耍呢。

他用一種很苛酷的聲音，喊着說：「你們在那裏幹什麼！」小孩子們就跑去。

他說：「我自己的園子是我自己的園子，那是誰都能懂得的，我要除了我自己以外，誰也不許在這裏玩耍。」因此他就在周圍築起了一道大牆，掛起一張牌示：

禁止亂入
違者處罰

他是一個利己的巨人。

可憐的小孩子們現在沒有玩的地方了。他們有時想在路上玩耍，但是路上是很塵埃的，並且堆滿了硬的石頭，他們是不喜歡的。他們的校課完了的時候，常常來圍着高牆走來走去，談着裏頭那美好的園子。他們互相的說，『我們在那兒以前是何等快樂啊。』

春來來，到處有了小花兒小鳥兒。止有那利己巨人的園裏，仍舊是冬天的光景。鳥兒不想在那裏唱歌，因為那裏沒有小孩子，樹木也忘了開花了。一天，有一朵好看的花兒，從草中鑽出頭來；可是，當他看見那牌示，他對於小孩子是非常的悲觀，所以仍舊折回地下，去睡去了。那最高興的脚色便是「雪」和「霜」。他們喊着說，『春天把這個園子忘記了，我們倒

可以終年的在這裏住着。」「雪」用他的大白外套來蓋上了草，「霜」把所有的樹木都塗成銀色。隨後他們又約請「北風」來和他們同住，他來了。他是穿着皮袍子，在園內天天的咆哮；把煙囪筒兒都刮倒了。他說，「這真好玩啊，我們最好把「雹」也請來。」「雹」也就來了。他每天用三點鐘的工夫，在房頂上亂鬧，以至弄壞了很多的石板，隨後又用全速度在園裏滾滾來滾去。他穿着灰色的衣服，他的呼吸如同冷水一樣。

利己的巨人，坐在窗戶的旁邊，向外看着那白色的冷園子，說道，「我真不懂爲什麼春來得這樣遲呢，我很願意天氣變起來。」

但是「春」總也不來，「夏」也不來。「秋」把黃金色的果實給別的園子，但是巨人的園子她連一個也沒給。她說，「他是太利己了。」所以「冬」是常在那裏的，北風，雹，霜，雪，在那些樹間跳來舞去。

一天早晨，巨人醒着躺在床上，那時聽見了有些美好的音樂。那聲音是非常的入耳，所以他想來一定是國王的樂隊，在那裏經過。其實，止有個小紅雀兒，在他窗外唱着，但是他許

久沒聽過個鳥兒，在他的園裏歌唱，所以這似乎是世界最美的音樂了。隨後「雹」在他的頭上止住跳舞了，「北風」亦止住咆哮了，一種清幽的芳香，從開着的窗戶，到他那裏來。他說，「我信春天到底是來了！」說着他從床上跳起來，向外邊望着。

他看見了什麼呢？

他看見一段極怪的光景。從牆上一個小孔兒裏，小孩子們爬進來了，並且他們坐在樹枝兒上。他看見的每一棵樹上，都有一個小孩子。樹是很喜歡小孩子們回來的，便全身蓋滿了花朵，把他們的手膊在小孩子們的頭上，輕輕的，搖來搖去。鳥兒也飛來飛去，歡歡喜喜的，唧唧的歌唱，花也笑嬉嬉的，從綠草中，鑽出來了，這是一個極美好的景緻，可是在一個角上，仍舊是冬天。那是園中最遠的一個角兒，在那裏站着一個小孩子。他是很小的，勾不着那樹枝兒，苦苦的哀叫着，在那裏走來走去。那株可憐的樹，仍然是用霜雪包着，北風在上面刮着，咆哮着，那樹深深的把他的枝兒灣下去，說道，「爬上來，小孩子！」可是那小孩子是太小了。巨人當着往外看出的時候，心也軟了。他說，「我是何等的利己啊！現在我知道「春」

是爲什麼不來，我願意把這個可憐的小孩子，放在那棵樹頂上，隨後把周圍的牆打倒，使我的園子，作小孩子們的永久的遊戲場。」他對於他已往的行爲，實在是深深的懺悔了。

隨着他便下了樓梯，輕輕的開了前門，走到園子裏頭來。但是小孩子們見了他，害怕得很，都跑開了，那園子仍舊變了冬天。止有那個小小的孩子沒有跑去，因爲他的眼睛是充滿了眼淚，沒有看見那巨人走來；巨人偷到他的後邊，輕輕的把他抱起，放在那樹上。那樹立刻開了花，鳥兒也來了，在上面歌唱，那小小的孩子伸出他的兩隻手，抱住巨人的頸子，與他親嘴。別的小孩子們，看見巨人再不像當初那樣的兇惡了，也跑着回來，春也隨着他們來了。巨人說道：『現在是你們的園子了，』說着用大斧將牆打倒。正午，衆人趕市口的時候，他們看見巨人領着小孩子們，在他們所常看見的，那極美的園子裏頭玩耍着。

他們直直的玩了一天，黃昏的時候，他們到巨人的面前告辭。

巨人說：『你們那小伴兒那裏去了？我放在樹上那個小孩兒。』巨人是非常的愛他，因爲他曾經親過他的嘴。

小孩子們答道，『我們不知道，他走了。』

巨人說，『你們一定要告訴他，教他明天一定來。但是小孩子們說，他們不知道他的住處，並且從前也不會看見過的；那巨人覺得非常的難過。

每天下午放學的時候，小孩子們來同巨人玩耍。但是巨人所最愛的那小孩子，是永遠不見了。巨人對於所有的小孩子，是很親切的，可是他很想他那最初的小朋友，常常的念誦他。他常說，『我怎能看見他呢！』

過了多年，巨人克了，也衰弱了。他再也不能玩耍了，所以他坐在一個大靠椅上，賞讚他自己的園子。他說，『我有許多好看的花，但小孩子們是花中最好看的花。』

一個冬天的早晨，他正穿衣服的時候，他從窗口往外看出。現在他不恨冬天了，因為他知道，這不過是春的睡眠，花的休息。

忽然間，他眼中覺得非常的怪，隨着他連望了几下。那實在是個稀奇的景緻。在那邊極遠的角上的一棵樹，開滿了可愛的白花。他的枝子，全是金的，銀的果子，在那上邊吊着，在那

底下，站着他所最愛的小孩子。

巨人快活活的跪下樓，走到那園子裏頭來。急忙忙的穿過了園地，奔着小孩子那裏來。當他到了他跟前的時候，他氣得滿面通紅，說道：『誰曾敢把你傷害了？』因爲在小孩子的手掌上，有兩個釘子印，還有兩個釘子印在他的腳上。

巨人喊着說：『誰曾敢傷害你了？告訴我，我好拿火刀去殺了他。』

小孩子答道：『不！這是愛的傷痕。』

巨人說道：『你是誰？』說着就有一種異常的威嚴襲到他身上來，他就在那小孩子的面前跪下了。

小孩子向巨人微微的發笑，向他說道：『你曾讓我在你的園裏玩，今天你要到我那園裏去了，那就是樂園。』

那天下午，小孩子們跑進來的時候，他們看見巨人死在樹下，用白色的花朵蓋着。

一九二一，五，二八。

王爾德童話

八八

先年，兩個樵夫從大松樹林裏回家。那是冬天，極冷的一夜。雪厚厚的堆在地上，樹枝兒上他們走過的時候，兩邊小枝上的霜咯啞咯啞的響：他們到瀑布的時候，她已在空中懸着不動了，因為冰王親了她的嘴。

那是那樣的冷，鳥獸們都不知怎作是好。

狼把尾把夾在腿裏，在樹叢中跛行着，啞啞的說道：『喔！這真是要命的天氣啊。政府怎麼不管呢？』

綠色的四喜兒說：『喂！喂！喂！老地死了，他們用白衣把她裹上了。』

斑鳩互相悄悄的說：『她要結婚啦，這是她的嫁衣。』他們的小紅腳凍得很利害，但他們要作浪漫的世界觀，是他們的本分。

狼轟轟的叫道：『矣！謂！我告訴你們這是政府的過，若不信，我要吃了你們。』狼是很有個活用的頭腦，總不會讓個好問題難着。

天成的哲學家啄木鳥說：『不錯，可是我呀，我用不着原子說去說明。事情是怎麼，就是

們就坐在雪地上打盹了，襖想要分些金幣。可是，啊啦，裏頭沒有金子，沒有金子，也沒有財寶，僅僅一個睡熟了的嬰孩兒。

一個對一個說，「這是我們的希望的苦結果啦，我們不能有什好運啊，嬰孩能便宜人什麼？我們離開他，走我們的路罷，我們是窮人，我們也有小孩子們，他們的麵包不能給別人吃。」

但他的同伴對他說，「不然，把小孩丟在這兒雪上凍死是歹事呀，我也跟你一樣的窮，也是許多吃飯的，可是吃也吃不多，我要把他帶回家去，我的老婆可以照顧他。」

所以他就用心的拾起小孩，把大衣纏在他身上，不讓利風吹着他，下山回到林子裏，他的同伴很希奇他心穩又心軟。

當他們到得林子的時候，他同伴對他說，「你有了小孩啦，把襖給我罷，我們應當平分啊。」

但他答他說，「不然，大衣也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只是小孩子的啊，」說着他就祝了

他一路平安，回到自己的家裏，敲門。

當他老婆開開了門，看見她丈夫平平安安的回來的時候，她把手抱在他頸子上，親他的嘴，從他背上拿下了柴捆，掃下他鞋上的雪，讓他進去。

但他同她說，『我在林子裏揀着點東西，我把他給你拿來了，讓你照管他，』說着他站在門口不動。

她喊着說，『是什麼？給我看看，因為屋裏是空的，我們得要很多東西啊。』他就拉開了大衣，給她看那睡熟的小孩子。

她默默的說，『啊啦，當家的啊！我們不是有很多的孩子麼，你還要揀個怪孩子來放在爐旁麼？誰敢說他不讓我們倒霉呢？我們怎樣看顧他呢？』她就跟他生氣。

他答道，『不然，這可是個星孩兒啊！』他就把揀他時候的怪光景說給他。

但她是不消氣的，嘲弄他，氣憤憤的跟他說，喊道，『我們的孩子沒麵包啦，我們還給別人的孩子麼？誰管我們啊？維給我們吃食！』

他答道，『不然，上帝連瓦雀也照顧，也給他們吃食呢。』

她問道，『瓦雀子在冬天不餓死麼？這不是冬天麼？』那人沒有回答，但站在門口不動。林裏刮着的烈風從開開的門口進得來，使她渾身發戰，她顫顫的對他說，『你不關門啊？』

啊？屋子裏進來了烈風啦，我冷。』

他問道，『心硬的屋子裏不是總來烈風的嗎？』那婦人沒有回答他，但更爬近爐子旁邊去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轉過臉看他，她的眼中充滿了眼淚。他就急急的進得來，把孩子放在她手中，她就親了孩子的嘴，把他放在他們小兒子臥着的小床上。第二天早晨，樵夫拿起珍奇的金衣，放在櫃裏，圍在小孩頸子上的琥珀串他老婆也拿來放在櫃裏。

星孩兒就同樵夫的孩子們一同長大，在一個棹上吃飯，作他們的玩友。一年一年的他長的越法好看，所以全村子裏住着的人們都奇怪，因為他們是黑的，黑頭髮的，他則是白的，如雪加工象牙一樣優美，他的頭髮如像黃水仙花似的，他的唇像紅的花瓣，他的眼如清水

河邊的紫羅蘭，他的肉體如未經刈除的草原中的水仙。

可是他的美害了他。因為他長得驕傲的，暴虐的，自私的。樵夫的孩子們，村中的孩子們，他都輕視，說他們出身下賤，而他是高貴的，是從星中迸出來的，他就作了他們的主人，叫他們是奴隸。他不可憐窮的，瞎的，跛的，各種苦難的人們，但用石頭打他們，把他們趕到大道上，讓他們上別處要飯去，所以除了無賴漢沒人上村上來求第二回施舍的。實在，他是讓美迷住了，嘲弄軟弱的，難看的，還取笑他們！而他愛他自己，在夏天，風靜的時候，他臥在牧師的果園井旁，向井中看自己不思議的臉子，看痛快了，就笑。

樵夫同他老婆時常責斥他，說道，『我們待你不像你待可憐無救的人一樣啊。為什麼你對可憐的人們那樣暴虐呢？』

老牧師時常把他招呼來，要教訓他愛惜生物，給他說，『蒼蠅是你的弟兄。不要傷害他。在林中徘徊的野鳥有他們的自由。不要取樂似的把他們捉住。上帝造蚯蚓又造土龍，都各有自己的住處。你是誰，給上帝世界中帶來痛苦呢！就是牧場中的牲口也讚美上帝。』

但是星孩兒不理他們的話，蹙着額，鼓着鼻，回到他們的同伴裏去引領他們。他的同伴跟隨着他，因為他長得好看，走得又快，又會跳鼻，吹笛，作樂。星孩兒領他們到什麼地方，他們就跟着去，星孩兒叫他們幹什麼，他們就幹。當們用棒鑿土龍的瞎眼，他們就笑，當他用石頭打瞶病人，他們也笑。無論什麼事情他都管着他們，他們的心也變硬了，很像他似的。

*

*

*

一天，從村子裏走過了一個可憐的女化子。她的衣裳是撕破了的，襠褌的，她的腳因為走過崎嶇的道路在出血。她作很難看的樣子。因為疲倦了，她就坐在栗樹底下休憩。

星孩兒看見了她，他就對他同伴說：『看啊！那兒好看的綠葉樹底下坐着一個蠢女化子啊。我們趕走她吧，因為她長得又醜又難看。』

所以他來得近近的，用石頭打她，嘲笑她，她則眼含懼意的瞅着他，直直的瞅着他不動。樵夫正在旁邊的木廠裏鋸木頭，看見星孩兒幹事的時候，就跑來責斥他，向他說：『你真心硬不知道可憐人，窮婦人對於你作了什麼壞事，你這樣待她？』

星孩兒氣得滿臉通紅，用腳蹬着地，說道：『你是誰，你敢管我？我不是你的兒子，要聽你說呀。』

樵夫答道：『你說得不錯，我在林子裏拾你的時候，我可是可憐過你啦。』

婦人聽見了這話，大叫了一聲，跌在地上暈過去了。樵夫把她帶到自己的家裏，他的老婆照顧她，當她蘇醒過來的時候，他們在她前邊擺上酒肉，勸她不要難過。

但她也不吃，也不喝，但給樵夫說：『你不是說這孩子在林中揀來的麼？從今天數起不是十年麼？』

樵夫答道：『不錯，我是在林子裏揀來的，從今天數是十年。』

她叫着說：『你揀他的時候有甚麼記號？沒有？頸子上沒掛着琥珀串麼？包着的不是繡着星星的金緞大衣麼？』

樵夫答道：『不錯，就如你說的。』他就從櫃裏拿出琥珀串，拿出大衣來給她看。

當她看見了的時候，她就樂極而哭了，說道：『他是我失在林中的小孩兒。我求你快快

的把他給我罷，因為我找他走遍了全世界。」

樵夫同他老婆就走出去招呼星孩兒，給他說，「進屋來，你媽在這兒呢，等着你呢。」

所以他就跑進來，非常驚異，非常快活。可是當他看見了她等着他，他就是輕蔑的笑着說。「什麼，我媽在那兒呢？我在這兒只看見一個女化子。」

婦人答他說，「我就是你的媽。」

星孩兒氣憤憤的喊着說，「你說這話的是瘋啦。我不是你的兒子，因為你是一是化子，又醜，又穿着破衣裳。滾你的罷，別讓我再看見你那醜臉子啦。」

她喊道，「不然，你真個我的兒子啊，我在林子裏生的。」說着她就跪下，向他伸手。她默默的語，「強盜從我手中把你偷去，把你丟掉要弄死你，可是我一看見你就認識，這記號我也認識，這件金緞大衣，這隻琥珀串兒。請你跟我去罷，我找你走遍了世界啦。跟我來，我兒啊，因為我要你的愛。」

但是星孩兒一點兒也不動。關上了心門拒絕她，那兒除了婦人的哭聲就沒有別的聲

音了。

最後他向她說，他的聲音又硬又利害。他說：『假若你真是我媽，你最好走罷，別在這兒讓我丟臉，因為我以為我是星星的兒子，不是化子的兒子，像你所說的似的。走罷，別讓我再見你醜陋的臉啦。』

她喊道：『啊啦！我兒啊，我走以前你不親我的嘴麼？我爲找你受得很些個苦啊。』

星孩兒說：『不，你樣子太醜陋，與其親你的嘴，不如親毒蛇癩蛙。』

婦人就站起來，哭啼啼的走到村子裏，星孩兒看見她走了的時候，他就歡喜了，跑回他的玩友們那裏，耍跟他們玩。

但他們看見他來的時候，他們就嘲笑他說：『哎，你像癩蛙似的蠢，像毒蛇似的討厭。滾你的罷，我們不要你同我們玩。』他們就把他趕出園子去。

星孩兒蹙蹙額對自己說：『他們說我什麼？我要上井水上去看看，他就告訴我的美啦。』

所以他就走到井水上去照，看呀！他的臉像癩蛙臉，他的身子長着鱗，像毒蛇似的，他就跌在草上哭起來，對自己說，『這是因為我犯罪受的罰啊。因為我不認我的媽，把她趕出去了，傲慢了她，虐待了她。我要走遍全世界找她去，找不着她不止。』

樵夫的小姑娘來在他跟前，把手格在他肩上說，『你不好看了算什麼呢？向我們一塊兒住罷，我不嘲笑你。』

他向她說，『不，我惡待了我的媽，這不幸是給我的罰啊。我要走，我要走遍全世界，以至我找着了，得了她的饒恕為止。』

所以他跑到樹林子裏，招呼他母親跟他來，但是沒有回答。他足足的招呼了她一天，日落的時候，他就睡在樹葉床上，鳥獸們都從他那兒跑開，因為他們記得他的殘虐，除了守着他的癩蛙，徐徐爬着的毒蛇，就是他自己。

早晨他起來，從樹上摘些苦漿果吃，從大樹林裏往前走，傷傷心心的痛哭。無論他遇見誰，他都問他們偶然看見過他母親沒有。

他問土龍說，「你能向地裏去告訴我，我媽在那麼？」

土龍答道，「你會弄瞎了我的眼睛，我怎能知道呢？」

他問四喜兒說，「你能向大樹頂上飛，能看見全世界告訴我，沒看見我媽麼？」

四喜兒答道，「你會剪了我翅膀取樂，我兒能飛呢？」

他對着寂寞寞的住在樹上的小栗鼠說，「我媽在那兒麼？」

栗鼠答道，「你會殺了我的媽，還要我着你的殺了麼？」

星孩兒就哭了，低下了頭，求上帝造的東西饒恕，從樹林子往前走，找女化子。第三天他

到得林子的那一邊上，走到平原了。

當他從各村走過的時候，小孩兒們都嘲弄他，用石頭打他，莊稼人們甚至都不讓他住在牛欄裏，怕他把貯藏的穀物弄生了霉，他看來是十分骯髒，所以雇工把他趕出去，沒有人可憐他。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聽不着他那化子媽的消息，雖然他在世界上飄零了三年，他時常像看見她在前邊的道路上，他就招呼她，在她後邊跑，以至尖石頭把他的脚穿出血來。他

但總攔不上她，在路旁住着的人們總不說看見過她或者像她那樣的人，並且玩弄他的憂愁。

他在世界上飄零了三年，世界上沒有愛他的，沒有給他親切的，沒有可憐他的，但是那

※

※

※

一天晚上，他來到靠河的堅固的城門口，雖然他又疲倦又腳疼，但是他要進去。把門的兵把刺刀橫在門上，兇狠狠的向他說：『你進城幹什麼？』

他答道：『我找我媽，請你們讓我進去罷，或者她是在這城裏。』

但他們嘲笑他，一個捻着鬍子，放下盾牌，喊着說：『說句實話罷，你媽看見你也不能喜歡啊，你比沼中的癩蛙，在谷中爬的毒蛇還難看。走你的罷。走你的罷。你媽沒在這兒。』

手拿着黃旗的一個人對他說：『誰是你的媽，你爲什麼找她呢？』

他答道：『我媽是個化子，就像我似的，我曾惡待了她，請讓我進去罷，若是她在這城裏，』

「總或者會饒恕我。」但他們不讓他過去，用槍刺他。

當他哭着轉過身的時候，一個甲上鑲着鍍金花，背上臥着飛獅的人來到兵那裏，問要進城的是誰。他們對他說：「是化子，化子的兒子，我們把他趕出去了。」

他笑着喊道：「不，我們把這臭東西賣去，做奴隸罷，他能值一碗葡萄酒。」

一個路過的猶惡的老頭兒，喊着說：「我用那價錢買罷。」當他交過了錢，他就牽着星孩兒的手，領他到城裏。

他們穿過了幾條街，就到得一道圍牆門口，牆上有柘榴樹掩着。老頭兒把個碧玉環來觸門，門就開了，他們就下得五層銅階到了一個園裏，充滿着異粟和燒泥的綠瓶。老頭兒隨從小衣裏拿出一幅絲手巾，縛上星孩兒的眼。把他趕在前邊進去。手中從他眼上取下的時候，星孩兒就看見自己在一個土牢裏，牢中點着角燈。

老頭兒用木盤盛着腐了的麵皮放在他面前，說：「吃。」用碗盛些污水，說：「喝。」當他吃喝已畢，老頭兒就出去了，隨就鎖上門，拴上了鐵鏈子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老頭兒——他是立地亞最狡猾的魔法師，從住在尼羅河畔墓裏的一個人家裏來的——進來向他聲額，說道：『在異端城門近處的林中，有三塊金子。一塊是白金，一塊是黃金，一塊是赤金。今天你給我拿白金來，若是你拿不來，我就要打你一百鞭子。快點兒去，晚上我在園門口兒等着你去拿白金來，否則我要收拾你，因為你是奴隸，我用一碗葡萄酒鎖買來的。』他就用手中縛上星孩兒的眼，把他領出房去，引出罌粟園子裏，走上五重銅階，用環兒開開了小門，他就把他放到街上。

星孩兒走出城門，到得魔法師說給他的林子裏。

從外邊看，林子是很好看，好像有的是唱歌的雀鳥，噴香的花，星孩兒就快活活的進去。可是那美沒便宜他什麼，因為無論他走到那兒，荻藜和荆棘都從地裏鑽出來圍着他，毒麻刺他，薊用匕首刺他，所以他就很狼狽。魔法師說給他的白金，什麼地方都找不到，雖然他從

早晨找到正午，從正午找着日落，日落他轉過臉向家裏走，哀哀的哭着，因為他知道要倒霉。可是他到林邊的時候，他聽見樹叢裏好像有什麼哀苦的東西叫着。忘了自己的憂愁，他就跑回那裏，看見一個小兔兒被獵人設的陷阱捉住了。

星孩兒就可憐他，救了他，跟他說，『我不過是個奴隸，可是我要給你的自由。』

兔兒回答他說，『實在你給了我自由，我得給你什麼報答你呢？』

星孩兒給他說，『我找一塊白金，什麼地方我也找不着，若我不拿給我主人，他就要打我。』

兔兒說，『跟我來，我領你去，我知道藏在那兒，為什麼藏着的原因。』

星孩兒就跟兔兒走，看啊！在一棵大橡樹的裂口中他看見了所找的白金。他就非常的快活，拿起來，跟兔兒說，『我給你的服務，你用好幾倍還了我，我表示給你的親切，你用好幾百倍還了我。』

兔兒答道，『不是，你怎樣待我，我也怎樣待你。』說着他就急急的跑去，星孩兒也就急

急的往城裏走。

在城門口坐着一個癩病患者。臉上懸掛着灰頭巾，眼從眼簾透出如紅炭似的，當他看見了星孩兒來，他打着木柃，搖着鈴，呼喚他說：『給我一個錢，我要餓死啦。因為他們把我趕出城來，沒有人可憐我。』

星孩兒叫道：『啊！我袋兒裏止有一個錢呀，若我不拿給我主人，他就要打我，因為我是奴隸。』

但是癩病患者央告他，請求他，所以他就發了惻隱之心，給了他那塊白金。

當他回到魔法師的家裏，魔法師就給他開開了門，把他領進去；跟他說：『你拿那塊白金來了麼？』星孩兒答道：『我沒有。』所以他就他捉過來打，在他旁邊放一個空盤子，說：『吃。』一個空碗說：『喝。』仍舊把他放在土牢裏。

到早晨，魔法師來同他說：『若今晚你不給我拿那塊黃金來，我一定當奴隸待你，給你三百鞭子。』

所以星孩兒就走到林子裏，找那塊黃金找了一天，可是在什麼地方都找不着。日落，他坐下哭起來，當他哭着的時候，他從陷穽中救出的小兔兒來了。

兔兒跟他說，『你哭什麼？你在林子裏找什麼？』

星孩兒答道，『我找一塊藏在這兒的黃金，若我找不着，我主人要打我，像奴隸似的待我。』

兔兒喊道，『跟我來，』他就向林子裏跑去，一直到得一個水池。在水池底下放着一塊黃金。

星孩兒說，『我得怎樣謝你啊？看啊！這是你救我第二回啦！』

兔兒說，『不，你當初曾經可憐過我啦，』說着他就快快的跑去了。

星孩兒就拿起那塊黃金，放在錢袋裏，急急的回城。但是癩病患者看見他來，就跑來會他，跪下喊着說，『給我一個錢，我要餓死啦。』

星孩兒給他說，『我袋兒裏只有一塊黃金，若我不拿給我主人，他就要打我，像奴隸似

的待我。」

但是癩病患者哀哀的央求他，星孩兒受了惻隱之心，給了他那塊金子。

當他到得魔法師家，魔法師給他開開了門，領他進去，向他說，「你有了那塊黃金了麼？」星孩兒答道，「我沒有。」所以魔法師就拉着他，打他，給他戴上了鏈子，仍舊把他放在土牢裏。

早晨，魔法師來同他說，「今天若你給我拿那塊赤金來，我就放你，若不拿來啊，我一定殺了你。」

所以星孩兒就到得林子裏，找赤金找了一天，但在什麼地方也找不着。到晚上他坐下哭，當他哭的時候，小兔兒來了。

兔兒跟他說，「你找的那塊赤金子啊，在你後邊的洞裏呢。不要哭啦，歡喜罷。」

星孩兒叫道，「我得怎樣報酬你啊？看啊，這是你救我的第三回啦。」

兔兒說，「不，但是當初你可憐過我啦。」說着他就急急的跑去了。

星孩兒就進得洞裏，在遠角上他找着了那塊赤金。他就放在袋裏急急的回城。癩病患着看見他來的時候，就站在道中，喊着給他說，『給來那塊赤金罷，我快餓死啦。』星孩兒就發了惻隱之心，給了他那塊赤金說，『你的用項比我大。』可是他心裏非常難過，因為他知道歹運等着他。

看啊！他從城門過的時候，把門的鞠下了躬給他行禮，說，『我們的主是多麼好看啊；』一羣市民跟着他，喊着說，『全世界上確是沒有這樣好看的啊。』星孩兒可就哭起來，對自己說，『他們嘲弄我，他們拿我的不幸開心。』聚着的人們是很多，他就失了他的路線，最後他到了一個大廣場裏，有國王宮殿的地方。

宮殿的大門開了，城裏的牧師高官等都出來接他，他們在他前邊俯伏着，說道，『你是我們所等着的王，我們的王的兒子。』

但星孩兒回答他們說，『我不是王的兒子，是女化子的兒子啊。爲什麼說我好看呢，因爲我知道我是很難看。』

甲上鑲着鍍金花，胃上有飛獅的人就拿起盾牌來，喊着說：『怎說我的王不好看呢？』星孩兒就看，看啊！他的臉同當初一樣，他的優美又復元了，他眼中看見了不曾見過的東西。

牧師高官們就跪下給他說：『先年的先知曾說過治理我們的人今天要來。可以，請你戴上這王冠，拿起這王笏，作我們的王，用正義悲慈君臨我們。』

但他對他們說：『我不值，因為我曾惡待了我的生身之母，我找不着他，得不着他的饒恕，我不休息。所以，讓我走罷，因為我要走遍全世界，我不能在這兒耽擱，雖然你們給我這王冠王笏。』他說話的時候，他就轉過眼向直通城門的街上瞧，看啊！在緊圍着兵們的人衆中，他看了他的化子母親，在她傍邊站着坐在路旁的那癩病患者。

他喊了一聲快活，他就跑過，去跪下親他母親腳上的傷，用淚說。他在塵埃中磕了頭，如心裂的人似的嗚咽咽的哭着，他就同她說：『媽，我驕傲的時候惡待了你。我失意的時候，請容收我罷。媽，我把厭惡給了你。你把愛給我罷。媽，我嘲笑了你。現在收容你的兒子罷。』但那

女化子一句話都沒有回答他。

他又伸出他的手，抱着癩病患者病的白腳，向他說，『我可憐了你三回啦，請你勸我媽向我說句話罷。』但是癩病患者沒回答一句。

他就仍然嗚咽起來，說道，『媽，我的苦痛是不能忍的啦。饒恕我，讓我回林子裏罷。』女化子就把手擱在他頭上，給他說，『起，』癩病患者也把手擱在他頭上，對他說，『起。』

他就起來看他們，看啊！他們是王同王后。

王后同他說，『你所救的就是你你爹爹。』

王說，『這就是你是媽，你用淚洗了她的腳。』

他們就抱着他的頸子親他，把他領到宮裏，給他穿上好衣裳，把王冠戴在他頭上，把王笏握在他手中，他就治理那位在河畔的王城，作那兒的王。他給衆人許多的公平仁慈，惡的魔法師他趕出去了，樵夫與他老婆他也給了許多禮物，他們的兒子他都給了他們的官階。他不教人虐待鳥獸了，只教人要愛，要親切，要慈悲，窮人他給以麵包，無衣的他給以衣裳，那

國土就平安富庶了。

可是他治世不久，他所受的苦太大，試探他的失太烈，不過三年他就死了。繼他登位的治理得不善了。

三，八，一八。